

15736
:6



18453

捷錄法原旁註卷十一目錄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明朝紀年

太祖高皇帝 三十一
年戊申至戊寅

洪武

惠宗讓皇帝 四年
巳卯至壬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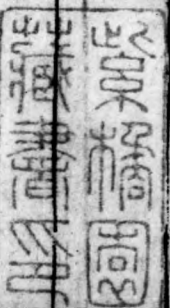
建文

成祖文皇帝 二十三
年癸未至乙巳

永樂

仁宗昭皇帝 一年
丙午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十年丙午 至乙卯

宣德

英宗睿皇帝 十四年丙辰 至己巳

正統

景皇帝 七年庚午 至丙子

景泰

英宗後紀 八年丁丑 至甲申

天順

憲宗純皇帝 二十三年乙酉 至丁未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十八年戊申 至乙丑

明紀每帝各篇從李君崧先生原本也

捷錄法原劄註卷十一

諸名公原本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明紀

帝宋姓諸元璋字國瑞濠州人以布衣起兵代元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二葬孝陵改元洪武皇后馬氏

太祖高皇帝

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弥勒佛下生劉福通妖言山童符三天下遂舉兵以紅巾為號

自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盜有名字者四帝一王

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明太祖以淮

高帝先祖居句容朱家港積德行仁陳太后夢神人觀藥一丸有精光吞之既覺而孕帝生之夕赤光滿室上燭於天異香經月不散太后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遇一僧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

四帝一王 穎川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徐壽布衣自建太平次繼殺上孤立無依遵先志尊皇覺寺師事高彬等多異徵 定遠人郭子與據蒙上欲

輝據新州為帝國號
天完張士誠自稱
吳王西漢陳友諒稱
帝於江州明玉珍稱
帝于隴蜀
時有鐵冠道人精教
學謂上曰明公狀貌
非常龍瞳鳳目天地
相朝五岳相附日月
麗天附骨插髮聲音
洪亮貴不可言受命
應在千日內後果如
其言道人姓張名中
字子華江西臨川人

右布衣狀貌非常託身皇覺神玻襲古奮跡濠城為
入濠城避兵秀祝伽藍曰果容予入濠倡義許陰謀上屢得陰謀往子與奇之以養安
馬民妻為上在館甥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而郭元帥部屬遂悉歸于帝濠城即今屬陽
元至正
二十二

除陽王館甥即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迹其規模豈
年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册若慶賀
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帝檄上為副
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不受
徐達
湯和

甘設御座拜牧豎而受制於人者德威日著豪傑景
李善長事帝最久運籌畫
餉未嘗缺之後封韓國公
徐達為將權握樞機將略不下韓信
明有天下達之力居多進封魏國公

從若李韓公之轉餉無異蕭何徐魏公之用兵踰於
帝自得劉基自與親信定謀議
常遇春諸將中勇力戰百勝未嘗少挫
韓信劉誠意之謀畫將於子房常傳湯鄧李沐廖俞
帝曰登之子房也封爵誠意伯
登湯和個個多智沈毅果敢能隨機應變
韓愈勇力過人為將

徐達忠勇無比若封
蘇州之府庫置元宮
之美人珠寶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尤將德
之最優者及卒上親
為神道碑追封中山
王

韓信劉誠意之謀畫將於子房常傳湯鄧李沐廖俞
李支忠上姊之子也每從征戰勝攻取尤能以寡擊眾
上略定遠有十歲遺棄英早失父母
上憐育之為子每從征討西平侯
上將渡江虞永安及弟永忠率舟師來歸達濟
俞建

之流皆雄邁三軍克摧勁敵二吳有保障之勳一馮
陶安見上狀貌謂李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自有主矣
遣使
聘鎮江秦從龍至稱為老先生而不名龍泉蓋麗水葉琛與宋濂劉基

抱智勇之略陶秦章葉望冠一時花許胡韓節垂百
陳建曰高皇后之德無異姪姒
后性恭儉既貴服浣濯之衣常曰當為天地惜物也上以
威武治天下后獨濟之以寬仁常謂上曰今豪傑並爭權

世而高皇后以姪姒之德助上規畫濟以寬仁揆天
以不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狀之上謂侍臣曰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后輒勸朕曰主忘昔
日之貧賤耶朕為湯家之良妻統國之良相豈忍忘之退以語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但願

人之所在不殺為本勉君臣之相保堯舜為法故命
陛下以堯舜為法身居廟廟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使服藥不
慶元三郡來降且以其次子開

將出師以除暴安民為務攻城畧地以禁輯焚掠為
為實上曰既誠信求歸便當推誠相與乃厚賜關而遣之
左君弼自廬州走汴梁元使守陳州上以書
諭之曰足下以身為質而來安于入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毋糟糠之妻獨居憂處天各一方足下縱不

先而又推心置腹至誠待人遣質子於國珍歸慈母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吳良守江陰與弟禎
防禦有方上勞之曰
吳院判保障一方使
我無東顧之憂其功
大也○上至妙山馮
國用與弟國勝率所
部來皆智勇出群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
府許瑗死之守備花
雲夫妻死節侍兒孫
氏抱其孤達上所
金華苗軍元帥蔣英
等作乱泰政胡大海
死之○上與陳友諒
戰於鄱陽湖上屢瀕
于危一日被圍莫解
指揮韓成請服上龍
袍冠冕對眾投水中
圍乃解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
楚先以眾數萬來攻
太平上遣徐達迎戰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
傑詣軍門約降請禁若于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

遂擒楚先上釋不殺使招其眾來降後楚先自悔失計復潛與坐胡床上

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狀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楚先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

以胡大海薦遣使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上海甚厚朕為天下居曰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

張士誠委政于弟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時有十七字語曰丞相做事業尚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

於君弱聽野先之自便而反側傾心從廷瑞之請禁

而英豪樂附智伏滁陽之二子屈體廷薦之四生以

故畧定遠飛滁陽拔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

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待時而動友諒志驕而好生

事先受誅鋤士誠器小而無遠圖次為俘馘遣將北

征元君遜跡宣威東粵何真人朝攻閩廣而友定就

上命湯和廖永忠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陳友定歸降友定不從師入

上常從容謂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京師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朕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志驕云至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則我疲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

上征友諒問周顛曰此行何如顛曰好上曰彼已稱帝顛仰視曰上面無他的行至皖城若無風顛曰只骨行只骨有風無胆

於君弱聽野先之自便而反側傾心從廷瑞之請禁

而英豪樂附智伏滁陽之二子屈體廷薦之四生以

故畧定遠飛滁陽拔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

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待時而動友諒志驕而好生

事先受誅鋤士誠器小而無遠圖次為俘馘遣將北

征元君遜跡宣威東粵何真人朝攻閩廣而友定就

上命湯和廖永忠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陳友定歸降友定不從師入

上常從容謂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京師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朕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志驕云至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則我疲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

上征友諒問周顛曰此行何如顛曰好上曰彼已稱帝顛仰視曰上面無他的行至皖城若無風顛曰只骨行只骨有風無胆

命碎之江西以陳友諒全床連上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命有司購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閱覽

於君弱聽野先之自便而反側傾心從廷瑞之請禁

而英豪樂附智伏滁陽之二子屈體廷薦之四生以

故畧定遠飛滁陽拔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

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待時而動友諒志驕而好生

事先受誅鋤士誠器小而無遠圖次為俘馘遣將北

征元君遜跡宣威東粵何真人朝攻閩廣而友定就

上命湯和廖永忠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陳友定歸降友定不從師入

上常從容謂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京師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朕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志驕云至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則我疲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

上征友諒問周顛曰此行何如顛曰好上曰彼已稱帝顛仰視曰上面無他的行至皖城若無風顛曰只骨行只骨有風無胆

命碎之江西以陳友諒全床連上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命有司購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閱覽

於君弱聽野先之自便而反側傾心從廷瑞之請禁

而英豪樂附智伏滁陽之二子屈體廷薦之四生以

故畧定遠飛滁陽拔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

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待時而動友諒志驕而好生

事先受誅鋤士誠器小而無遠圖次為俘馘遣將北

征元君遜跡宣威東粵何真人朝攻閩廣而友定就

上命湯和廖永忠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陳友定歸降友定不從師入

上常從容謂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京師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朕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志驕云至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則我疲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

上征友諒問周顛曰此行何如顛曰好上曰彼已稱帝顛仰視曰上面無他的行至皖城若無風顛曰只骨行只骨有風無胆

命碎之江西以陳友諒全床連上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命有司購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閱覽

於君弱聽野先之自便而反側傾心從廷瑞之請禁

而英豪樂附智伏滁陽之二子屈體廷薦之四生以

故畧定遠飛滁陽拔采石入建康先定鼎於龍蟠虎

耳正當播種之時而
役之是奪其時也勅
至即放歸俟農隙赴

王

詔選武臣子弟入國
學讀書諭之曰武臣
子弟生長富貴又以
父兄早歿鮮知學問
宜令讀書識道俟成
就命官之

香儒臨安錢宰被徵
至京同諸儒修祭禮
書會選孟子節文暇
日微吟曰四鼓驚
起著衣午門朝見尚
嫌遲何時得遂田園
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明日上論之口昨日
好詩然易嘗嫌汝何
不用夏字宰等驚悚
未几皆遣還

賊吏之罰蠲租之詔屢下賑濟之緩必誅恐妨農而

詔天下窮民無事者
給以衣食無事者給廩

上以天下雖定而化民善俗之道未備乃
下詔郡縣間里皆設塾師以時稽督

勅停營繕訪無告而月給衣糧其崇儒重道則遐荒

帝覽孟子去齊寇仇之說大為不勝感去配享從祀具命金吾將軍射之會刑部尚
書錢再和腹受命由是享配享不廢乃命儒臣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事者

莫不有學武臣皆令讀書納錢唐之諫而亞聖之配

楊砥請以董仲舒從祀孔
子罷兼大夫楊雄從之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
之害傳註之害在於詞繁而自深

享仍尊用楊砥之言而漢儒之從祀以正其解經析

義則以恆言釋經以尊君節孟定書傳會選而正蔡

氏之謬作春秋本末而刪左氏之蕪若夫教士有臥

命東宮學傳蔡邕撰春秋本末附以左氏傳
首先王之世以尊君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
命天下府州縣儒學生員
各守厥碑不許出入衙門

時胡惟庸既敗有告

鄭氏交通惟庸者鄭

湜兄弟六人吏捕之

急湜請行仲兄濂先

有事在京師比湜至

二人爭入獄上聞之

謂近臣曰有人如此

而肯從人為非耶我

知鄭門無是也人誣

之耳即宥之擢湜福

建參議
王禕奉使雲南諭元
梁王歸降會元使脫
比至覘知梁王有二
心欲迫殺我使以固
其意禕不屆大罵脫
比頌梁王曰汝朝殺
我兵且夕至竟被
害賜諡文節禕義烏
人官翰林

即孝順等語每月六次
命老人持鐸徇于道路

命王國所歷艱難起家
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命朱升
修女誠

碑之立淑民有聖諭之宣示後有艱難之圖齊家有

士以天下臣民仍元風俗觸權憲章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取當世
之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凡三編其意切至詳盡

洪武二十八年
祖訓成首天

女誠之作頒大誥而律令備垂祖訓而家法嚴獎太

初之妻以彰孝婦官鄭王之家以表義室旌孝友而

東宮官閣于是徵鄭濟為左春
坊王勳為右春坊以為輔導
真定韓太初妻劉氏事姑至孝刺臂割股太初卒於任
逾年姑卒劉氏欲奔喪不能歸上命遣送歸葬旌其門
浦江鄭室九世同居
異人王氏微之上以

設參議之官重處士而有祭葬之賜表死事而錫王

漢中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上聞
其為良詔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教授王俊華為
右贊善上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也

禕之謚獎循良而釋費震之辜左克新而右俊華以

命牛諫掌禮陶欽曲樂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耆儒分局講究
徵耆儒鮑洵全忠誠余詮張長年四人至命為學士輔太
子固辭上曰朕以卿年高免朝尚固辭遂勅放還○廖

命牛諫掌禮陶欽曲樂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耆儒分局講究
徵耆儒鮑洵全忠誠余詮張長年四人至命為學士輔太
子固辭上曰朕以卿年高免朝尚固辭遂勅放還○廖

上御東閣靜坐元舊
臣危素至履聲索
徹簾內詔問為誰對
曰老臣危素上曰是
尔耶朕將謂文天祥
耳素惶懼頓首上曰
素元朝老臣何不赴
和州看余闕廟去素
至和諭年憂俱卒

上諭群臣曰闕寺朝

擢直言禮牛諒而樂陶凱以鋪鴻藻賜思誠而寵恂

道南曰思誠勅賜恂諱被寵雖
初元世祖從西僧嗣占妙高請發會稽陵取珍寶載來
李支
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如焉
理宗首為飲器至明太祖始命索于西僧而藏之舊矣
忠遣

訟以尊者德修歷代陵寢瘞理宗頂骨以厚先朝獲

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于京師省臣楊憲請獻俘于廟上曰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
太宗曾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勿獻賜第宅于龍山封崇禮侯後遣

元俘弗獻送崇禮侯北歸以優勝國謫危素於和州

壤諭之曰遺歸見尔父
子英元進士累廷顯官兵敗子英走閩中入南山大軍求
平沙漢提
毋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之授以官不居日夜大哭不止上知其志不可奪遂之出塞
至上帝常

以羞頑鈍歸蔡子英於塞北以嘉不屈禁仕元舊臣

仕元者不
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
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壘家死節○江州總督李輔與陳
必稱賀
戰死上嘉其忠以禮葬之
友諒戰被刺墜馬罵賊而死上命有司建祠肖像祠之後

之賀以存廉恥禮葬福壽祠余闕李輔之忠以勵臣

朱彥島以詩弔輔云十年血戰身無援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祖訓曰自
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言
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遂亡今

節不立丞相政歸六卿防專權也東宮設兼僚親藩

夕左右其小善小信

皆足以固結主心一

為所惑將必假威福

竊權勢而階乱者多

矣朕故立法云云

後子孫不許設立丞相若臣下敢
上曰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其負責
祖制諸藩分封
有請立丞相者即時凌遲處死
成慮朝廷臣與東宮官屬不相得遂成嫌隙
累處並不許相

不聚居杜嫌隙也內侍不許識字中官不得典兵慮

聚群處
上曰春宦不過司晨昏供洒掃而已自後近侍不許讀
書職事有言及政事者即日斥遣還鄉並不許典兵
上闕諸將老
有積隙
書職事有言及政事者即日斥遣還鄉並不許典兵
欲保全之詔

侵政也外戚不預政母后不垂簾寢枕晨也造第鳳

各還鄉賜錢鈔使造
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
十二人為百戶所○陳建曰自京師遠郡縣悉皆設衛

陽修葺先坐保功臣也軍歸衛所將不專兵有事則

有事則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
上蓋纒歸下卒而軍政肅矣
太祖初築壇為南郊冬至祭天子園
丘夏至祭地于方澤一如周制行之

佩印專征師還則束身歸第銷跋扈也二丘始分而

數年風雨不時以漸以衰以為人事
天如子事其事同軍而為祭之禮
認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名
號以前代加封號為非也
曰太

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矯誣非正革去海嶽之封世

祖傳考經交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
同有其舉之至有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帝缺稱贊義

跋扈猶言強梁也扈

竹籬也水未至先作

竹籬候魚之入水退

小魚獨留大魚跋籬

明初立四親廟至洪
武改建太庙從
同堂異室之制

系無稽寧闕禘嘗之義嚴祀典也制科與徵聘並行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顛等三十七百餘人入見賜鈔一錠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

儒士與雜流並用文行兼重則有經明行修之求既

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奉議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珍擢戶部員外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為監察御史如憲湯行之屬皆大戶為選材間有薛應旂曰太祖如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林亦擇

富方穀則有稅戶人才之選廣搜羅也設資格以待

而官之也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馮堅為典史論九事得稱上旨

常流優超擢以甄異等曾泰以秀才為尚書馮堅以

授參都 真主彭友信至京遇上微行口占血電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接云玉皇昨夜奎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悅翼晨入朝命為北平布政使

典史為僉都彭友信以貢士任布政神鼓舞也其為

擢筆四句 皇明玉牒用兵料敵

讓議大夫唐鐸進曰陛下留心聖親酒宸翰詩論萬方卓朕與典謨訓誥表裡是漢高所能及哉

文也揮筆千言思如宿構自為勅誥動協典謨其用

皇明玉牒用兵料敵 機變如神成筭云云

兵也設奇應變料敵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治雖

命法司論囚議律奏開翰林給事及春坊正字司直即會議覆奏久論決焉

太祖撫定寧越集諭諸將曰戰死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又曰為將者能

尚嚴而論囚議辟則令宮詹會議戡亂用武而貽謀

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

賜功臣鐵券制如在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

訓後則戒生爨邊陲報功厚矣而恩不誦法小過則

寧國公藍玉為逆謀錦衣衛指揮蔣欽上告上集群臣廷訊蓋玉伏誅比坐逆黨戮數萬人

侄孫守謙封靖江王以驕橫淫虐軍民咨怨從雲南尋安冠鳳

鑄於券大逆必抵於誅親親至矣而私不廢公靖江

陽 附馬都尉歐陽倫尚帝女安應公主奉命西使以色茶私出境貿易倫家人周保索車載茶悉檢史其被誣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 後苑

以驕橫獲譴附馬以私茶賜死至於見翼哺之勞而

上謂未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朕言

以稟鶴鳴之勞口禽鳥且示况人毋予之恩今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詔天下當老貧者月給米肉酒膏者給冠帶免差徭

初欲製鐵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家藏唐昭宗所賜武肅王鐵券遣使取之准其式而加損益

之使國治民安心神
恬康即神仙也濂對
曰漢武好神仙而方
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使移此心以好
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深狀
之

劉基謝政歸上念昔
同患難復手詔至京
贈基祖父爵皆元嘉
郡公上欲授基爵基
固辭曰陛下乃天授
臣何敢貪天之功聖
恩深厚榮顯先人足
矣

山西平遙訓導葉居
昇應詔言三事曰分
封太侈求治太急用
刑太繁也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
劉基與憲素厚以為
不可上惟之基曰憲
有相才無相器夫宰
相者持心如水以義
理為權衡而已無與
焉者也今憲不狀能
無敗乎上曰汪廣洋
何如基曰此偏淺觀
其人可知上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獍
將債轅而被犁矣上
曰我之相無踰于先
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但臣嫉惡太深又不
奈傾劇為之且孤大
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悉心求之如目前諸

許歸養知神僊之誕而圖治安諸凡養老恤孤飲射

讀法屯鑄鹽漕茶馬之政無不悉其利弊因革得宜

故海內號稱熙洽君臣同樂共享太平然猶喜懼交

持謂治民猶治水保天下如御車而務勉於道德仁

義洵天授也蓋帝之度越前代者五事崛起布衣而

神器在御肇基南服而混一中原威加勝國而兵革

靖海侯吳楨奉命收遼海未附之地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可喜亦可懼楨曰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可不慎哉

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貽危車行于峻坂而小于平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代而上治平于三代而下治山平法本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擇術不可不慎也

此段謝鑒論

帝春秋已高彌勤為治常謂劉三吾朕歷年久而益慎者恐為治之心懈也

七旬誓同序大明曆曰

不交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春秋彌高而為治愈勤

而史臣之頌揚者六言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

獨秉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豈

非三代而下不世出之主哉惜其求治太急雄畧太

過用人太驟嫉惡太嚴小獍債轅而被犁致青田之

是錄去原勇注卷十一

人臣未見其可也

被毒累於明。韓國以胡黨自裁。潛溪以孫慎被逮。累

上遣三山道士請仙

不知情發後。上謂侍臣曰。今天下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室在彼。未獲三王保。二

可得召其徒丘元清

於厚。三事未了。頻出勁師。累於公。分封太侈。大都耦

與語大悅。拜監察御

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行往燕。道行即姚廣孝。字斯道。姑蘇人。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講書學道法。

史三丰又名選。選張

國累於治。徵天下名僧分侍諸王。遣道士請三丰。以

人有問仙術者。竟不

答。問經書。則津。絕口。一啖數斗。辟穀

數月。亦自若。隆冬。臥

雪中如常。御史授元清。皆累於教。而操縱人材。恩威不測。左右

桂彥良為正字。上常

諒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奸惡

頗賞。器差。太平未有

侍從之臣。止一宋訥。以嚴刻稱。上心桂彥良受知而

期也。上曰。法教行而

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他日

上謂曰。卿帝者師也。

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

宋濂劉基上曰。濂文

若欲易。置素。普王于何地。性高。降為。濂。葉。鼻。上。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任。版。為。榮。以。人。且。基。峻。隘。不。如。卿。士。尋。復。王。以。至。誤。失。寬。落。後。成。遺。意。棄。卒。罷。取。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云。也。尋。為。晉。府。長。史。卒。

錄為幸。將材雖多。而相材甚少。夫亦嚴厲之過。賢者

望風而裹足。鴻飛鳳冥之中。固有其人。而未易致歟。

宋濂劉基上曰。濂文若欲易。置素。普王于何地。性高。降為。濂。葉。鼻。上。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任。版。為。榮。以。人。且。基。峻。隘。不。如。卿。士。尋。復。王。以。至。誤。失。寬。落。後。成。遺。意。棄。卒。罷。取。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云。也。尋。為。晉。府。長。史。卒。

世宗為晉執其史卒
人其甚矣雖不取職
不職其基口地不
善如也

拔皇考既謚懿文帝
諱允炆皇子生復命
名文奎識者曰此儒
牛常稱耳不類天子
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訝胡乃重
夜至是使臣民遍呼
手與諱同無乃不祥
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惠宗讓皇帝

帝諱允炆太祖嫡孫懿文太子早薨立之收元
建文在位四年薨無人弒遂去后馬氏曰英宗禪未復庶謚

有常州陳理以子弑
父事命太孫處分太
孫從容詳審竟出之
太祖曰太孫不獨仁
而且明吾無憂矣
洪武時徵方孝孺至
上曰此異人也當老
其才留為子孫輔太
平僅除漢中教授

惠宗生而仁慈勤學好禮初侍青宮已傳吮癰之孝
列向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遂編考
禮給祭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真誠之果係主人之子釋之太祖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

繼更律令復有寬大之稱色聽察首盜之誣原情辨
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炆見其
人隻碎烟之聽視端詳定非盜也
異人即方孝孺太祖時召見謂太孫曰此莊
上當老其才且遣還鄉建文即位召為侍講

弑父之枉嗣承大統天下歸仁又得一代異人為之
建文元年上詔養老賜高年米絮
布帛有差命官贖民鬻田減田租
斥食糞者皆得以便宜行之昭采訪北平其得燕事情密

輔道賜高年贖鬻子減田租黜貪墨省州縣革冗員
詔令群臣言舉山林
岩穴懷才抱德之士
請為之格

御史尹昌隆諫其日宴臨朝上曰
昌隆所言切中朕過命頒之天下
博士黃珍清開步于市見
兩兒食惠退讓有禮坐其

詔舉隱逸。頒示直言。慕行古道。效法周官。於時道不
防觀之食。雖絲一盡。幼者避其長者。不受推避。良久。對者舉以授之。又見
有得。於于者。輒拂其。高。處以石。厭之。出。去。嗚。何。風。俗。之。厚。也。

拾遺。而兒讓。棗將見。升斯世。於大猷。登斯民。於至治。

上御東。門。召。黃。子。澄。謂。曰。諸。王。尊。尊。各。據。重。兵。余。何。對。曰。諸。王。僅。行。護。兵。定。自。守。萬。一。有。變。以
六。師。臨。之。誰。其。能。支。上。言。曰。得。先。生。謀。不。慮。安。會。同。齊。諸。藩。相。繼。扇。動。又。謂。子。澄。曰。先。生。無。忘。東

矣。惜。藩。封。踰。制。諸。王。驕。縱。角。門。失。聽。齊。黃。短。謀。日。夜

角。門。以。張。為。北。平。布。政。謝。貴。為。都。指。揮。使。七。國。動。靜。以。圖。燕。

思。所。以。圖。燕。而。其。圖。燕。有。數。失。焉。當。熒。惑。示。侵。北。兵

以。濟。寧。言。將。殺。之。濟。曰。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之。

未。起。宜。如。高。巍。分。王。之。策。使。秦。晉。燕。蜀。與。齊。交。吳。楚

魏。疏。曰。其。在。于。今。勿。行。鬼。錯。削。命。之。策。當。效。主。文。便。推。恩。之。令。耳。

之。子。弟。互。易。其。地。彼。此。相。錯。外。示。推。恩。內。消。隱。變。釋

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上命預政
初太祖遺詔止諸王會葬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請齊勅劾使還國會
有告周王櫛與燕相代岷四府通謀帝召黃子澄齊泰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不厭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等討廢周王為庶人

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重為各招致異人術士而靖難之志決矣帝乃命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六師協謀圖燕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重為各招致異人術士而靖難之志決矣帝乃命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六師協謀圖燕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後承樂初執卓敬文皇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厭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冀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耶遂殺敬

中事情誠不敢隱遂
密有委託使誠為內
應又慮振為燕都指
揮建文君逮燕官屬
命曷貴密約振為內
應

茅天芳寄淮南守將
梅殷詩有曰縱有火
龍翻地軸莫教鐵騎
過天河
朱鷺曰是與亾一大
機也內兵心忌文皇
胆張此暇而彼堅又

何俟接戰現勝負哉
○景隆會兵德州靖
難至白溝河景隆
率合戰都督平
安斬其將陳京靖難
兵復戰內師大敗殺
溺死者二十餘萬白
溝暴骨如莽

其失三也然猶曰重兵在握難以卒圖耳何以父子
意鍾暉曰詔止會葬備兵北平亦既疑之矣既疑之而燕王父子來朝又置不問而
縱去既縱去而又詔讓之至是又逮其官屬留事舉動無一可藉燕兵安得不起耶
來朝而縱之去既縱去而又詔讓之又遣中官逮其

燕王誓師曰為奸臣謀害禍迫于躬
上以都指揮使張信為燕王所親密勅信擒燕王信驚曰其
義疏奸邪不共戴天率眾斬之
好曰若父嘗言至氣在燕分王若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
官屬紛紛舉動適為藉口是以張信旨泄道行謀成
紀轉禍為福信遂世其首于燕王亡疾召道行謀事忽於營地碎王不覺道行曰天欲殺下易莫能
耳乃喜遂定計時謝貴等集兵布陣燕王急呼護衛都指揮使張至朱能等入守能曰先擒曷貴餘無能
曷盧張謝同日授首據北平取密雲襲雄縣掩真定
為矣燕王遂稱疾愈召曷貴不深慮與人為壯上所縛兩無伏兵盡出碎
曷誠下殿手擲杖起曰吾何病為尔等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併盧振皆斬之
易若建饒鐵騎過天河矣朝廷於此聲罪致討夫復
以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帥師三十六萬分道北征上戒之曰蕭繹舉兵入京今其下曰
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尔將士與燕王對壘務休此心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
何疑乃效朱襄之仁不忍負殺叔父名使內兵心忌

耿炳文兵次真定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楊松據雄縣壬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夜飲
條眾渡白溝河夜半攻破雄城屬之并失鄭州忠松俱被執請難兵逼真定炳文迎戰大敗
敵人膽張白溝之敗非自取乎其失四也夫天下方
子澄荐李景隆文武全才召炳文還京景隆師次德州燕王聞之呼景隆下白溝九江膏梁
擊耳寡謀而驕矜矜刻而自用况未嘗見兵臨陣戰怯以數十萬付之是白坑之也趙括
全盛也炳文雖敗謀勇韜鈴尚有人也九江膏梁豈
今復見矣既而景隆帥師圍北平燕王與景隆戰走還德州二年召景隆
還黃子澄練子寧南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嘆曰僕荐景隆萬死不足贖罪

子燕人方幸其來而子澄誤薦喪師辱國又不能明
陳建曰景隆真二趙括文皇方幸其來而
子澄乃中敵人之所幸焉在其為謀國
正典刑賞罰無章何以威遠其失五也齊黃雖曰寡
恃文皇再上書請誅齊
黃乃罷二人仍留京師
朱鷺曰度文皇有心特借二人以發難遂亦來不逐亦來又安取
罷二人以示朝廷怯乎陽遂陰留旋逐旋還幾見如此而國寧不

謀終於為國敵以誅錯為名特借以發難耳陽斥陰
又曰名逐而寔
留之如國休何

亡者
留之如國休何

靖難兵政濟寧景隆

戰敗鐵鉉高魏及盛

庸力禦卻之庸鉉率

兵四其營至東昌園

燕王數里斬其大將

張玉燕王易服躍馬

以出還北平王耻東

昌之敗道行曰前固

言之師行必克但費

兩日耳兩日昌也自

此全勝矣與朱能力

勸前進

北兵至獨州鐵鉉督

諸將奮擊平安大破

之于小河斬其驍將

王真中原震動王欲

北還以諸軍力諫乃

決意南向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

輝祖雖與燕王至親

而心在王室

陳建曰兩軍相持貴

進忌退未能勸進輝

祖召還南北成敗之

留潛逐潛復欺遠損重如國體何其失六也王師失

陳建曰方黃董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

權安竟祗可為承平之相以扶危濟傾難矣

利國如累卵柄政者不為扶危定傾之慮猶紛更制

倉督黜陟之制又更

定尚書以下官階

度改易官階若無事時其失七也泰澄既竄燕謀罷

尚書勞還德定諸師上召方孝孺問所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珍不較自罷我

國欲緩之彼泰澄至且與報書上命孝孺草詔罷兵行薛昂齊往燕師又刻印數千紙令密散諸

兵其詭說耳乃以為適投機會答詔許和刻印宣諭

燕將王使歸老孺又欲問燕父子兄弟作書遣子戶張安昭燕世子許王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敢封押

安但至王所三郡王儼馳使在世子且反王疑之間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誓殺視輝曰幾

類揜耳盜鈴之計誘子劫父為急而走險之謀其失

殺我

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人戰于齊魯山敗之燕軍欲還不

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朱能力言渡河非計曰漢章

八也輝祖乃心王室可使大義滅親平安小河之捷

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戰挫生心又曰殿下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敗而歸寧能北而南人耶會京師

傳言燕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召輝祖還何福無援遂大敗于靈璧首是南兵降者無算識者知

燕人奪魄而召之南還朱能勸進使何福孤軍無援

金陵不守莫子溘聞之大慟曰大事

而有靈壁之敗其失九也勤王詔下中外涕漣宜堅

家朕已 時北兵已入儀真方老繙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待援兵至乃以太后

無效 命七慶成公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毋多言也靖難

更定六科繪事

中品級及更定

詔寬遠齊泰黃子澄于外郡

并籍其家以謝燕人靖難兵

朱賢曰貪夫念索強坐不原湯

一王而諸王心戰相繼繼交維

軍瓦解失守金川徘徊殿廷其失十也總之齊黃計

羅龍爭大抵齊黃計燥云云至兒

近人事實錯誤可謂盡天意耶

耳

一白溝之役景隆麾

兵乘敵後燕王三易

馬三被創稍卻瞿能

宣德中龔詡以好學

成名鄉里巡撫周忱

兩荐為本邑學官詡

曰詡即止無害於義

但負往時城門一勳

耳

宣德中龔詡以好學

成名鄉里巡撫周忱

兩荐為本邑學官詡

曰詡即止無害於義

但負往時城門一勳

幾及之會旋風忽起
折我大將旗內兵亂
崩聲如雷○一盛庸
及靖難兵大戰夾河
斬其將潭淵再戰風
沙大起庸等走海州
○一吳傑平安及北
兵戰于真定藁城內
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會大風發屋拔木傑
軍亂敗績
晉諸葛長民曰負賤
常思富貴必必履
危機今日欲為丹徒
布衣豈可得耶
有貴州金笠長官司
題壁詩有紫微有象
星環拱玉漏無聲水
自沉之句

雪菴和尚斯夕誦經

躁於削國而慮不及遠正學志迂於法古而目不見

時南北兵交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忽東北
風大起塵埃眯目北兵乘風奮擊南軍大敗
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莫逐
燕日高飛日高飛燕已而忽不見

近可曰大風三捷神玉其成燕飛帝畿途歌預識興

初太祖授一小篋曰急難方啟玉是該得揚應能度
上頂願願太極之曰半邊
牌及被刺之具遂削髮披緇自御帶出至郊壇而走
月冠知其不克終一夕焚文

廢皆天而不關人事耶夫帝寬仁撫世而福澤不終

之侍側太祖命咏新日詩太祖曰誰得玉指甲披破
靖難兵南下尹昌隆上言今日事勢不若罷兵
遺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
息戰許其入朝設有差跌便須讓位不失守番

披緇削髮影落江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紫微有

君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雖求
禮部尚書陳迪刑書纂修兵書鐵鉉皆以不屆候誅衛府記善周
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是修開燕王兵過江乃具衣請應天府拜皇聖聖自縊死

象玉漏無聲誠宜天下所憫惜然一時諸臣如方陳

文皇孽祚笑天下命郡臣舉代草者以老病窮命使論之不屆問度都督三子常師老病命論意且召之
老病怒曰汝請得幾年書尚不識箇是字三子以對遂收之老病衰經杖突文皇屢問不答號勸後
暴鐵周紀善等廿九死以如飴滅十族而不悔千載

暴鐵周紀善等廿九死以如飴滅十族而不悔千載

誦聽之則易乾卦也

景賢曰和尚相擊而

誦儒不可和尚會其

意乃誦觀音經出表

忠紀

補銅匠無姓名往來

雙慶間有從學補銅

者教之不索謝但令

負担從大呼為老補

銅忽獲州市中逢葛

翁者相持哭已相率

而下弔遺忠者齒頰覺有餘芬而帝若增而重焉嗚

挾其吻其苦痛從喉血犯御座請
諸帝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八人
則焚之成其遺流終不得其姓名
和尚即吳成字

呼亦既食其報矣若夫泛舟賦詩之雲門僧慟哭讀

走重慶府之善慶里行隱士杜賢知和尚非常人嚳為遺菴和尚招徒人居之和尚好讀楚辭時已買
一小冊袖之登舟舟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既哭已又讀已盡乃返聚葛之智賢葛蓋

騷之雪菴和尚與逢葛翁之補銅匠避達官之河西

避敵之後
有題詩神女商者寒此日知何處
玉華山樵永樂初突夾金華東陽縣東山采樵
辛辛菴
空見朝雲暮雨時自對白東海浦
自稱大木披麻戴笠葛植于山南村落將死

備題詩神女之東海通臣玉華負薪之大呆洞濱濯

獨主人曰益吾履縣于
正統庚申忠宗出真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自官府避藩堂南
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
而跌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給事名訪張邈邈為我聚聞之陳狀問所欲

縵之居士抱痛憤於老佛未迎之先埋姓名於東湖

曰我願歸骸骨歸土可以開下朝乘尊至京師則老僧也命大監經
侍當時吳亮審視果是于是以入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
從三千餘人
隱二十八人

樂中有留菴官至識

備欲與語備走南山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是泉去原方士

名託焚宮道實同於三讓使其親不失親存亾繼絕

則遜荒之德既至嗣統之道愈光君臣骨肉之間變

而不失正焉乃襲位革年孫蒙祖號遷母后於陵墓

建文太子

懿文子吳王允熲衛王允燾徐王允熿三人皆降國不得其終

錮幼子於高牆甚之三王俱不令終而懿文竟以絕

方孝孺曰殿下萬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上召六科謂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

嗣萬世而下其能逃一字之誅乎登極之後銳志圖

中宗

上視朝時命黃淮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每以次對至夜分謂侍臣曰朕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至日即出與群臣議行

時上初登極萬幾叢委議論政事或便殿就寢

理急於求言召對每至夜分議政或寢便殿遵太祖

上以皇太孫生長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乃製為務本之書以訓之

指仁

指宣

上謂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格言若執中建極切修齊治平今已命名聖學心法以授太子又命侍臣輔導百官嘉善行有

之成憲而燕翼詒謀尤為詳至心法務本之訓可鏡

益于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名為文章

去論胡廣等曰四書五經皆聖賢精義要道采備性理言實六經之羽翼亦等其藝集斯書務極精倫頌之天下以垂後世又命姚廣孝修文獻大

也發聖賢之精蘊而六經性理皆有表章大全諸書

成書萬餘卷賜名永樂大典凡九經風韻乃成

鄭賜言宋制謂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乃服皮弁行四拜禮

可徵也謁孝陵不具法駕親親也見先師行四拜禮

上令禮部同會試舉人下第者其申必尚有可取者其公論林吏試擇文優者進

河南數處旱蝗上令使臣往視于外賑之

尊賢也恐遺賢而定更試之令省蝗旱而勤賑貸之

上以久雨謂戶部曰蘇松嘉湖四郡水災汎濫遂命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上召工部曰民夫供役衣食未必盡給今日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求舉之工令京衛軍士成之

仁感久雨而減水田之稅因遽寒而罷未畢之工鄧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良民貧者有窮女以償者上聞怒曰以人易牛何不仁哉命悉免償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趙葵進之上斥之曰數年兵革災荒此石

州官牛之償贖其鬻子介休五色之石不以累民禁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重累善民
去謂都察院曰今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採天德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此聞進詐傳詔旨大為民害

中官之私役無以百姓作人情罪內旨之詐傳悔以

即遣御史將進 上徙都北京大赦詔曰朕成周下 元世祖時命河渠官張禮孫開 葺械送京師 燈之規建立兩宮為子孫承遠之業 安山渠賜名會迎河在交州府

天花而遣使徙都北京得居重御輕之制濬會通河

齊州之南 月當食不食尚書李暉請貢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 鎮守重南漢歲秦 竟復濬之 去邪朕後日月當食不食遂以陰雨不見彗果不食耶勿賀 土官刁選答侵威

免海運波濤之險月當食不食以陰雨而不許李至

遠地擄其知州請發臣討之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處論未必 不從如其不從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刁選答果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地道使人貢謝罪

剛之請賀兵易動難安恐輕舉而理論刁選答之來

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 拘百工技藝之人許建敷奏 時儒士馬麟等十三人皆分授布政司叅政又 蘭從善徐承達許長懋皆以教學迭為編修

歸百工技藝許奏利民之事布衣人材擢居方面之

文德唐太宗后長孫氏明德漢明帝后馬氏

回心結牙思獻玉碗

上曰朕所用磁器儘潔素何思玉碗卻之

廣東布政徐奇入觀

載嶺南藤簾將以餽

廷臣選者獲其單目

以進上視之無楊上

奇名乃獨召之問故

事申受命赴廣時眾皆作詩文贈之故有

蘇松之水滂怨徐奇之挾賄杖友季而俗儒不敢非
徐皇后臨行時哀哭上臨問對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朕生民未及久休息惟上於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變對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帝命婦入見后論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所

又總攬乾綱寬嚴交濟邵玉碗之獻禁白象之飼憫

又之言有從有違天婦之言婉順易又諸命婦不可有以異於子 御馬監索穀飼象上曰白象何補 定用乃奪民食以飼之此所謂率

蘇松之水滂怨徐奇之挾賄杖友季而俗儒不敢非

蘇松之水滂怨徐奇之挾賄杖友季而俗儒不敢非 蘇松之水滂怨徐奇之挾賄杖友季而俗儒不敢非

聖戮紀綱而近倖不敢怙權詰呂震而大臣不敢阿

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又既不以聞上以其欺蔽誅之 唐太宗時王珪魏徵初皆仇怨後並委 任公朕用人無間 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漂泊海濱暹羅布政奏聞上曰修好是吾邦美事船漂至 新舊惟賢是用 此正宜嘉勵豈可利其財物而藉之鄉有善人猶能援入于危况朝廷統行天下

諛誅沈永而邊臣不敢欺蔽任黃福而怨讐釋卻周

禪尚書呂震誓之上
曰帝王之有開下後
香在德不在封禪遂
不許

鄭賜劾奏廣東知州
陳敏運糧遭風壞舟
擢以官檢濟申士請
違問之上曰事有權
宜待報而後給無及
也其置勿問

楊榮疏言十事皆指
斥府部法司積弊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
汝言寔切時弊但卿
為腹心之臣恐群臣
猜疑不若使御史言
之于是得御史鄧真
昇奏眾皆服栗

通政司言黃岩縣民
告豪民持建文時土
人包發古所進楚王

書稿與眾聚觀書中
多干犯語請治之上
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况帝王之
度如海納百川無所
不容故能成其大豈
可一也追咎往事所
告勿聽

上聞漢王高煦私造
兵器等事召至面詰
之褫其衣繫之西華
門內
曹國公李景隆僭踰
不法諸司連章劾奏
其罪執景隆下獄景
隆見上呼曰陛下非
臣開門奉迎何以有
今日上曰幸是朕來
若他人來汝亦開門
耶景隆語塞遂下獄
死

誦而貢諛慙援人於危則嘉郵遲羅事貴權宜則勿
其令而政尚修理壞
命使出關眾皆驚言官妄言憂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
毋使有便風壞之去
究陳敏悅原吉之奏而兩省言官嘉楊榮之疏而職

朝廷其官之官况憲詔陳言所言官當言官言官當言官言官當言官
歸御史擴海納之度而不治豪民主胡女之婚而竟
子宜妻以女已而廣生女遂訂盟後續續家成邊廣使女改適安彭入室以之
且其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文命承之與之盟終身不改後解氏蒙官歸女卒歸
成其志繫高煦而親籓不敢窺論周王而支子不敢

嘽之曰禮支子不
祭討季粹而篡逆心寒送天平而遠方懷惠用能克
安南國相黎泰奉其王陳日曬改姓名為胡元三子魯易魯許林陳氏
絕為陳氏勢上表求權善國事朝廷從之逾年陳王孫天平至京訴其疑

祭討季粹而篡逆心寒送天平而遠方懷惠用能克
李隆許上表請迎天平歸還以國上遣使事黃中送天平歸降伏兵殺天平上怒
命朱能等討之擒黎泰及蒼俘至京女南自黎季隆陳季擴黎元比三叛三哥平之
失聖至難難河

詰戎兵張皇威武再征南交而荒微為郡縣三出沙

教道去十二年親征瓦剌馬哈木大敗之二十年親征阿
魯台走之二十一年又親征阿魯魯擒其子也先吉
漠而絕域皆來賓置二城以居遠人設八館以化殊

勿
詔選國子生教習諸番翻譯文字分為八
館曰韃靼女直西番大回子百夷高昌緬
上覽奏章多干犯者命解縉等繕閱悉焚之修撰

俗厥功偉矣至於焚干犯之奏而不取李貫之獨無
則其其事朕甚惡心于建文者
初建文好党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媿偶獲免狀以為
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楊榮已乘間以聞上欣狀口使練

弛奸黨之禁而尚思子寧之可用獄景隆而斥開門
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之
老穉諸獄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批提數百家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
况習禮章即下令弛禁
皆掩瑛瑛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輩歸國為無名後給事中耿通劾其

奉迎之不忠族陳瑛而償羅織忠臣之慘禍此尤其
朋比蒙蔽中允劉季春劾其
方命刺薄下獄誅之夷其家
上命解縉請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
七人入內閣與机密又請以委任心腹至意

大快人心者也是以推折之餘人才輩出老成七人
上命解縉考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曾榮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進學
楊榮楊溥楊士奇時稱
周忱自陳年必願進學上曰有志之士也命忱為二十九人以格預問
三楊並居翰林輔導

是錄去原功注

阿魯台入款且請以女直諸部屬其約束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請寔其奸謀不宜許上曰黃淮如立高國無遠不見餘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可以寄腹心新進二十九人可以備顧問宮僚端慤

金華朱大智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簡上與丘福等議建儲成曰立高煦上召

首推三楊郡守循良必曰朱蘭他如解縉定儲議黃

上命夏原吉治之 上命吏部翰林擇一老儒侍太孫西楊存儀智端謹禮午朝上預太子問自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對曰禮部侍郎儀智尚未決上喜曰

淮破敵謀宋晟之懷遠陳瑄之督運胡忠安之通歷

時國用浩繁頻年海運遺督之有功又開漕渠封平江伯 上察胡忠誠命通歷

郡邑夏忠靖之治水浙西儀智之端謹識禮英國西

得人之智雖老能直言元 英國公張輔三定交趾西平侯 領侯為應天府尹國發不撓助賊

平寄邊閩而所向有功孝肅顧老任應天而勳戚斂

都給事陳壽彈劾不避權要奏事聲 洪天德者疎狀上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手大聲秀才掌彈劾而殿陛疎聽豈非表表者哉惜

其喜功好大瑜不掩瑕卻金丹令自食焚方書無惑

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訪三丰垂十年始還

人似已而後宮觀於武當訪三丰於天外徵天下道

于神樂觀存 書成上 親製序 周訥請封禪不許學士 榜為荆國玉獻 皇考皇妣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麟陝州耀州民獻

士修金錄齋製刻儒傳不尚奇平辭封禪之請卻祥

袁冕皇震壽請表賀上曰卿等俱當竭心輔治 周王獲駒虞獻之群臣欲賀既而外國獻白雉自鹿

瑞之賀似已而周王駒虞之獻胡淡瑞光之圖神兔

屬甚眾楊榮解縉 等咸作歌頌以進 民老四十以上始聽出家

有詩麒麟有頌不崇異乎違例出家有禁宿衛誦經

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為如 來大至法王領天下佛教 宴于華 上落心釋典作 為佛曲使宮中

胡淡進瑞光圖及柳海靈芝具奏云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百官進賀

周新為雲南按察使
有罪似已而封尚師為法王宴西僧於殿陛頒佛曲

彈劾敢言不避權要
貴戚畏之目為冷面
寒鐵氏有冤者皆喜
歌舞

曰冷面寒鐵公來吾
於宮掖不近誕乎至以藏文殺章朴以激諫殺蕭儀

無冤矣時錫衣衛指
揮紀綱有寵使千戶
非便京激上

往浙辦事作威受賂
震怒知以極刑
解籍以諫徒交其諫罷漢王得罪丁上遂謫交趾上北征回以皇太后

新補治之千戶走訴
綱也奏新嵩擅上命
令面寒鐵以執法見誅建儲首功以讒構斃死獄青宮

逮新至新抗聲曰臣
且書奏失辭上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勸
復譖之遂遠尚書臺學士黃淮楊溥等下獄

奉詔擒奸惡奈何罪
旨導之臣屢為繫囚而遂國遺忠株連抄蔓教坊給

其上怒裁之後尋悟
瓜蔓抄盡
配先墓毀焚不獨三尚書一侍講為然也嗚呼一箇

何處人對曰廣東嘆
掘先墓云
誠意伯劉基誦道
錄有殺運未除語

曰廣東有此好人在
殺之矣
忠臣九族殃士也無祿至此雖宇宙之殺運未除而

建文雲行在滇南常往
來廣西貴州諸寺中
上征沙漠崩
于榆木川

慘刺亦太甚矣然滇南之行腳未歸而榆木川之遊

永樂中遣給事胡濙以訪張邈還為名跡建之所
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遊歷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

魂已逝彼張邈還之訪西洋之下何為也哉

帝諱高熾成祖太子在位一年改元洪熙壽四十一葬獻陵皇后張氏

仁宗昭皇帝

上為太子時過鄉縣歲荒民飢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釜傾仆不治嘆曰民隱不上聞如此乎即諭布政石執中發賑

仁宗愛民出白天性在青宮時即詢民疾苦發粟賑

百端禮侍胡濙巡江浙歸奏皇諭之曰人言東宮憂矣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視何如濙至南京日

饑監國二十年幾為讒惡所構誠敬孝謹始終無間

二王驕恣調護曲全諒陰易月之後麻經易朝元日

出夏原吉與中於獄親臨繫與原吉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南京以

停樂皆斷自宸衷不為呂震所悞首釋繫囚詔以國

也巳而得釋晚年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二王漢王高煦趙王高燧也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楊士奇爭之卷義兩可明以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諭左右曰梓宮在殯豈忍遽易士奇所執是也

上賜養義楊榮楊士奇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君臣二句陳建論

上諭塞義曰御史朝
廷耳目之官惟老成
識治休者可任新進
小生選長斯職未達
政治之休而有可為
之權遇事風生以喜
怒為威福以好惡為
是非其于政治得失
軍民利病畧不用心
安在其為耳目也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尤
宜慎于選擇
又諭塞義等曰都布
按三司官朕不能盡
知爾等具姓名履歷
於西序得省覽而黜

事知運漕采辦之弊顯勵志讀書之功御札誥諭之

諭旨凡有開失俱用此印密疏以進其弊于再言之庶朝無闕政民不失所又諭吉奇等曰昨

頒圖書鈔幣之賜君臣相與如家人骨肉求言若渴

至再至三置公孤之官設弘文之閣人心舊弊方之祭慎

臺臣之選聽華蓋之奏事而賦粟減書監司之姓名

而黜陟詳廣甄錄則南北兼收求實才則保舉連坐

通下情則誹謗勿治公民利則山澤弛禁重屯種而

禁非時之更慎刑罰而詳承天之審感始寒而優邊

將之賜防奸萌而嚴覆奏之例恐擾民而罷賈胡之

貢慎修敬天頒示祥異之賦孝思錫類嚴禁自宮之

徒任用廷臣寸長不棄苟惟於法雖親必懲容戈謙

之沽名釋仲成之往咎獎權謹之盡孝封克忠之忠

吳克忠關外人同父

允誠永樂中率眾來

歸附忠勤于國部將

脇其叛不從封恭順

禮科黃驥孫陳西域

賈胡入貢西民受害

請罷其貢從之

上捕治前御史舒仲

成揚士奇奏曰向來

得罪者陛下即位皆

宥之今追治仲成詔

上諭禮部曰科舉之

文詞而北人厚取自

而黜陟詳廣甄錄則

去謂之法司曰律有

有度言法國事概論

先定上嘗遣人巡視

因緣為奸者併旁參

中官馬驥傳旨諭翰

還求久本院官覆奏

上諭刑書金欽曰自

以求用者惟圖一身

御史劾文謙賈直活

今免朝奏專奏皇尊

赦奸黨族屬並放還

田產謂侍臣曰孝孺

光祿寺署丞權謹事

殿大學士曰能孝者

光祿寺署丞權謹事

殿大學士曰能孝者

光祿寺署丞權謹事

殿大學士曰能孝者

光祿寺署丞權謹事

殿大學士曰能孝者

侯太常卿周訥文廟時常請封禪不許至是起復來朝上曰佞諛之人不可以玷朝班斥交趾知府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不居而死朕思婦人盡節尚旌况大臣捐軀可無褒卹其贈儀為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陳東莞曰仁廟所行無非仁民之政其商高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宋仁未足多也惜乎享國日淺民之無祿痛哉

上怒時勉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勝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及用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

勤謂解縉非狂士而官其嗣以孝孺為忠臣而弛其臣也宜工尚黃福治交趾交人愛戴如父母者極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從寬與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父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號泣不忍別禁念黃福之久勞而召還惡周訥之佞諛而遠斥止

方面牧馬而慮直臣之孤立旌劉儁死節而嘆大臣出羅此令內此兩日不出奇復奏上曰內批豈真忘之朕念尔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陳智所奏曰尔就據此草勅止散馬

之取容嚴飭邊備而不勤遠畧用法寬恕而賊吏必上聞南來者云淮徐出粟民多乏食上召奇草詔免稅奇曰此事亦可令工二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災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爾等猶命書詔畢謂奇曰汝全可

誅視民災傷如救焚拯溺捐稅於民不與寸寸計較語上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喜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可謂甲乙成康而漢文宋仁未足多者惜時勉汝敬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論時政獲領下之獄

陳東莞曰帝之懇惓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李時勉之得罪蹇躄等何憊何疑而不為申救也

之獄出於非辜而夏黃楊不為申救白壁微瑕止

一日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象曾見否對曰未知上曰義等二人雖不知上奇應知之對曰臣愚昧亦不知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

有是耳御極末期而星象示變豈天未欲躋斯世於

堯舜之域歟何奪之速也

初成祖幸東苑觀擊

球射柳太孫連發皆

中時華夷畢集成祖

出對曰萬方玉帛風

雲會太孫即應曰一

統山河日月明成祖

大喜

高煦廢為庶人鎖繫

大內逍遙城一日上

往觀庶人出不意伸

一足勾上仆地上大

怒命壯士昇銅缸覆

庶人缸重三百斤庶

人有九項負缸起積

炭缸上燃火銅鎔燬

人死

上曰戶口之盛也由

于休養生息其衰也

必有土木兵戈漢武

宣宗章皇帝

宣宗嗣統未幾即有高煦之變楊夏心鑒前車首勸

漢王高煦及遣親信人梅青入京約張輔為內應輔募夜執青以聞楊夏元亨勸親征竟清大

慈文書者多論趙王高燧上用奇謀乃封群臣章遣袁宏付之使身處趙王大喜即獻護衛

上表謝恩上顧去奇曰使朕不失親也禮卿之力也

○吾學編云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殺趙以息完

宸斷不旬月而大憝克清趙藩請命然後內修文德

詩曰太祖已訓一編不法子孫歷

六年始成子孫能守者過乎

敬禮大臣謹守祖訓寒暑不廢書冊一衣一食念及

禮部通籍籍由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以秦秦

盛治天下農務貴有寔心耳不賦三雅九推何益乎事

民瘼三推九推戒循故事揭幽風於殿壁躬秉耒於

得元所繪郊風圖以示諸臣曰郊風周公所陳王業之

自以香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欲揭于殿壁朝夕敬勵

上曰朕每食思下人之飢每衣

思下人之寒未嘗一日忘民瘼

上出御書洪範篇及訓製序示去奇曰朕

在宮中萬幾稍暇雖寒暑不廢書冊又謂

又謂朕舉三表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命儒臣同覽畿內山

川形勢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信任儒術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隋煬皆足為世大戒

獻陵問戶口數而鏡歷代之盛衰登萬歲山而鑒二元

瓦刺順寧王脫欲使

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順帝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

臣昂克來朝貢勅諭

荒蕪意政天下遂為我祖所有 上曰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脫欲曰所云已得王

都之覆滅止朝鮮勿獻珍禽論脫歡自雷玉璽施惠

世之久歷年之多皆

之于帝其悉取入 上諭部院臣曰朕存心民瘼未嘗忘之

不係此王既得之可

先行乞之微春和下寬恤之令蠲災傷之稅糧減官

自雷用

上諭太僕寺曰農民終歲勤動以 戶部奏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銀振濟而未覓一

工部奏內府供用紵

田之租額孳畜免其賠補振民不待覆勘減蘇杭之

絲羅九千匹請下蘇

織造撫山右之流移苟病吾民不以灌城私親藩苟

杭織造上曰民力艱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若此可三分減

難可減半造

利吾民不以園蔬費百姓敬天變則不諱日食正人

有僧自言欲化緣修

心則不崇寺宇遵定制則不增監司嚴覆奏則不親

寺以祝聖壽者上斥

後可行庶幾 襄城伯李隆獻駟虞所談請賀上曰禎祥之典必

之謂侍臣曰人情莫

庵宦不賀駟虞崇實德也不勤遠畧慎邊防也不貴

不欲壽古之君若商

上問楊溥曰如何可以得人對曰嚴荐舉精考課上

有限京師不見

異物所寶惟賢重學校選師儒而文教聿新習騎射

四方能無見乎

嚴比試而武弁無失命調軍守禦隨地遠近而人情

心耳

上諭李慶曰比聞陝西軍調京條操山西軍調陝條操甚見

有僧道此輩徒惑人

便矣聽阮世寧等隨便居住而遠人服矣從胡榮陳

書謂言騎射當嚴加比

上勅廣西總兵曰阮世寧等避難來歸

試也乃就戒尔其中明之

上諭李慶曰比聞陝西軍調京條操山西軍調陝條操甚見

義胡銓江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之舉行之上曰褒崇忠節國家先務從之

役于官者十不

本深等請舉廢祀而先賢崇矣命官察工匠分器戶

丁之半而怨吝釋矣急於賑濟喜陶鎔之先給後聞

赴闕乞雷嘉檀凱之撫字有道范希正受誣被逮以

廉平得民而獲原陳銘擅擊朝使以不畏強禦而蒙

宥綜核名實黜陟不私擢顧佐邵玘之廉威正劉觀

王和之貪縱黜蕭翔之挾妓酣飲誅袁琦之採辦虐

莫甚劉觀之問誰可使堂署者奇對曰通政司顧佐廉公有威可任上遂陞佐右都御史發觀及遼東駁議王和等皆罪遇赦更部奏請罷職上曰此輩貪汙法豈容貸

陳山以從能舊臣入內閣不厭人望上亦空之論曰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人測也乃并張英罷之

民而張瑛陳山雖從龍舊臣未幾皆罷旌陳洽殺身

准以謝恩赴關辭上饒之于西 隆慶帝指揮周知李景鎮守居庸調度有方時缺指使袁泰

之節餞黃淮故老之歸拒袁泰指揮之請燭臧清誣

耶 按察使林碩中官裴可立誣奏請誅上 代州署訓導曹鼎上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

告之奸宥林碩無妄之誣嘉曹鼎進學之志察閩羣

兇枉盜之冤免李宗傑補軍之夜抑又銳意作人超

貴東南財賦燭敏廷廷南澳陸工部右侍郎巡撫 柴車以清積得名為戰方 况鍾為蘇州守樓

遷久任如周忱之謀慮深長柴車之理煩治劇况鍾

掃荆宿弊諸賢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篤尚理學在霍廩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

人亦皆薰陶而化後竟終于霍言者多稱曹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

十年不愧趙清猷七

楚雄衛李宗傑中鄉

試而備職追補軍從

兵部請依洪武石監

有因告碩佐汪人重

命不聽訴理上怒曰

此必有重囚教之者

命法司鞠之寔千戶

臧清所使上曰不誅

之佐何以行事立命

磔清于市

况鍾守蘇州九載滿

民上章乞留者八萬

邑重逢張益州
陳本深治尚寬簡有
抑不伸者雖三尺童
子皆得往白久之郡
民自耻爭訟在吉安
凡十八年

下詔求賢復出御製
倚蘭操及四言招隱
詩賜諸大臣以示旁
求之意倚蘭操曰蘭
主幽谷兮聯已其芳
賢人在野兮其道則
光嗟蘭之茂與眾草
為伍于乎賢人兮汝
其子輔

之釐奸剔弊曹端之篤尚理學陳本深之治從寬簡
盧秉安之清操不易皆奇才異能應運而起而萬幾

稍暇揮酒宸翰織婦有詞幽風圖有賦昌平耕者有

記倚蘭有操招隱有詩唱酬庶和而樂嘉魚遊西苑

泛太液非以成周之君臣自期則以農桑之艱難自

警以故景星令譽且迭見焉固守成尚文之令主也

按黎利請立陳氏上

問蹇義莫原吉對曰
舉以與之寔無名徒
示其弱又問楊榮上
奇云則輕弁交趾
寔士奇漢弁朱佳悞
之也

八年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太后往觀次日
勅群臣往觀賜宴并
賜軍民咸往觀焉

按宣府即漢上谷也
國初設衛開平置八
驛東接大寧西接獨
石文皇嘗曰禦此寇
敵誰守開平已乃有
大寧而開平失援至
是徒衛獨石燧國云

初上為太子戴綸每諫上
見忤未幾上命下獄推死

然戴綸以舊僚抗直而被刑陳祚林長楸以疏勸經

內苑有自滿之心輕出微行忽垂堂之喻而徒衛獨

石開平失援燧國二百里邊備亦寢弛矣徒以巡邊

御史陳祚馳疏勸上經筵講行表覽疏怒曰大學不知

安南黎利進表乞立陳氏後上以問楊榮士奇云對

上在位十年巡

閱武為盛事而忘未雨之綢繆其後有土木之變謂

非帝誤之耶

宣宗神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改元正統北征被陷未幾居南宮后錢氏

英宗睿皇帝

時帝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楊主奇楊崇張輔入視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深議始息

英宗初立主少國疑賴一二大臣萬歲一呼大策乃

楊主奇上言伏望陛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而主振乃遣王布武于是召振及諸大臣文武官閱武將臺考功郎中本茂疏疏曰今日之所患者在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一食而已

定山陵甫畢三楊首開經筵期進聖學顧君臣之情

上召振閱武將臺考功郎中本茂疏疏曰今日之所患者在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一食而已後上親閱武將臺考功郎中本茂疏疏曰今日之所患者在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一食而已

不通進講徒為文具巨闡王振導之講武日見親信

三紀廣一杯 福建餘事廖謨杖死驛丞楊蒙以鄉官欲坐償命主奇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言於太后曰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府同知于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操

紀廣三級之升擅作威福廖謨對品之調攘奪閣權

張氏

主奇進講親賢遠奸數事太后皆嘉納焉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

按仁宗時嘗差中官出使未免勞擾

幸太皇太后嘉納徽猷將宮中一切宿弊悉皆罷去

百姓太后知 太后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上東宮后謂曰此五人先帝所簡以

不能盡職久妨言路 而禁中官不差委任臺閣五人郭璉堅持不去復保

田里以謝天譴吏部 郡守有缺照舊集 京城大水 聖諭命內閣官與

尚書郭璉以為至上 三品以上官保舉 詔求直言 各衙門會議大政

幼冲若皆罷去誰與 舉之舊求直言之臣定會議之法設督學之官頒再

其理只宜戴罪修省 識者慮之 命天下有司秋成時 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勸善莫多於佛寺舉

以便民 詔云凡先聖先賢子 孫流寓他處訪求婚 婚如此可謂外矣若重建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豈時修舉從之 乘倫賑富民曾希恭肅

派所在有司俱免差 聚等為義民 兵書王驥巡邊至甘肅以都指揮 陝西總兵劉廣遇發還避反奏功 柴車賞

循 勅旌義士戮安敬而軍令肅械劉廣而欺玩懲賞柴 盡心每糾劾軍士將佐欺玩不避後 正統初西事方殷上付尚 書驥以便宜巡視陝西 兵擄剿有奇富民與賊通

土官后能以家人冒 功得陞賞柴車奏罷 其所陞官 車之忠誠正后能之詐冒付王驥以便宜之權擢陳

智以濟飢之政故正統之始政治清平迨太后賓天

南楊子來白石首飾 時楊榮已歿人稱東楊溥年七十五人稱南楊士奇以子 楊稷有罪所以疾在吉堅臥不出人稱西楊後亦尋卒 初至振謂楊曰天下事多虧三位老先

遺之勤惟江陵知縣 范理不為禮溥聞而 異之後廉知其賢即 荐知德安府尋擢貴 州布政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為朝 廷用人非私於理聞

溥卒乃哭而祭之以 謝理已二公可謂兩 賢 王振問士奇曰吾鄉

人誰可大用士奇荐 薛瑄乃召為大理卿 瑄至士奇令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 私室者耶後遇振于 京至振素蒙其名以厚幣求書程子四箴欲

致之見敬宗走筆書之反其幣竟不佳見 勉不為禮振証奏枷勉于國子監前

力徐禧極盡足恭王祐甘處無鬚而廷臣大小無不 依附取容劉球以直言被殺薛瑄以不拜除名陳敬

宗為南 敬宗為南 京祭酒至

時勉為祭酒崇謙耻抑奔競振至太學 湯承等劾

御史范霖

湯承等劾

途不為禮振誣以故
入人罪下獄

宗以御幣不遷李時勉以守正見忌范霖湯永以糾

劾見囚又窮兵贖武啟孽麓川兵遭禍結歸挫苗獠

御御史周銜督暴而餘亦疏奏俱麓川初叛遂王振操柄欲逞其忿閣下議謂路遠不足較兵書王驥

下獄霖永以首建議得重罪獨何振意遂征麓川夸其巢穴而寇自息任發竟遷焚其寨而還張

死於教勸等僅以身免劉球疏北邊方謀為患而思任發海邊乞降議

狎門庭而攻荒微思任發竟不可得以致鄧茂七反

餘萬衆備浙江處州賦首葉宗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塞

於閩葉宗留反於浙天下騷然及也先大舉不能博

採羣謀決勝千里劉球羅亨信之疏如以木投石而

率意自用挾駕親征使六師覆沒龍馭遲歸幸而天

駕至土木敵偽退回

時邊報日數十次也先大舉入塞

遣使通和已而見南

縉不傲不可復前也先大舉入塞

軍移營復四面搏追

之上突圍不得出也

先遂擁駕北去

時振為北兵所殺振任王山斃于前族屬無少長皆斬

陳建曰己之變自

中倏矢不沾寸兵不染我知天意之有在也

古所無但彼惟利子

命有在寸鏃不染不然雖擿王山於市而盡赤其族

女玉帛倏來忽去無

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於馬順首衆

爭王競帝之事耳使

爭讓之頃刻而驚血流於廷中

遇劉淵石虎阿骨打

車豈但如此而已乎

掉馬順之首而血流於廷亦何益哉

正統元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上龍禱雨拜而歌曰與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兩帝者與弟城隍者兩王再來還我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人同恭將許貴言北人請和下兵部議尚書于謙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移

帝諱和銜宣宗次子吳貴妃生封慶王英宗北狩太后命監國尋即真在位七年有疾英宗復位後數日崩諡曰成元景泰后汪氏

恭定景帝

美后命成王輔皇子見深權總萬幾于奉天門左受朝眾謂行且即真及即位天下始知有君朝綱振而法令行

已已乘輿北巡北人復遷上言來通侵寇長陵獻陵景泰

已已之變朝野惴惴沸自郈王即真而天下始知有君

宗廟社稷廢在之二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是次英是謙言固守之議始矣

黜座朝升邊騎父至三陵徹祀萬雉幾搖徐理議南

與司丞夏瑄陳 與領選更三北人復來三內臣如英與安乃能鎮之以靜不為

惡夏瑄陳備禦為庭聚訟時事亦孔亟矣賴英安輩

時擁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帛約賂諸將皆都督登閉門不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彼知有復引去

鋼帝心於內謙登輦捍王室於外君臣死守不為浮

準大飢巡撫至茲全活數萬人帝幸于穆橋上得僉都御史 石亨及范廣等會貫府遼東王必疏大言曰奸御史不狀幾殺我百姓後得並疏輒開賑濟一兵殺敵甚眾也先連夜遁去

文詰責許貴

南征浙閩又遣都督

董興大破廣東賊黃

蕭養正統末蕭養

坐彌盜在獄踰年所

臥竹床皮忽青色漸

生竹葉同禁者謂為

祥瑞因教不軌遂越

獄入海聚盜萬餘攻

圍郡城擒總兵王清

亡罵賊而死蕭養遂

僭稱東陽王紀元據

五羊駟為行宮踰年

討平之

右僉都李秉泰資宣

府軍務時北兵以剽

掠男婦易米糧朝議

大口米一石小口米

五斗秉曰是重物而

輕人也每口與米一

石總兵官以為礙例

秉曰何忍使吾民赤

議所搖乃御經筵開賑濟募武勇熙和議攘邊氛平

內侍輩增置竊統都給事林聰

初其罪上覽疏命下之獄

上退朝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心奸邪豈為

酒若從汝用之恐被教壞後生心術謙即言謝

為振

所昭是起南京大理卿太監英泰使道南來公卿饋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于毅曰南

京奸官惟薛卿等被命時蘇松飢民負粟當家不暇輒焚其舍瑄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坐以謀

而抗章猶昔稱李秉能收恤而赤子獲安覽楊浩疏

連及五百餘繁瑣抗直乃獲

新建隆福寺成二擇日臨幸太學生楊浩諫于上上覽疏即罷行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與安符良視之見謙自奉簡朴因以問上

即罷隆福之幸聞于謙疾不憚萬歲之竹任賢納諫

特為計其日用一切去奢製之駕羊萬歲炭竹為瀝以和藥凡九異教也言官嘗言謙病國病重與安

曰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憂錢不憂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入似此再尋一個來換了麼眾官嘿

修治保民宗社危而復安國統斷而復續不可謂非

李冠使北還奏請

使臣奏迎上皇不許

見上

帝之功也惟迎復一事非出本心武夫直言詔之下

子為退人耶帝憐之

各君任之悉如教與

之後聞帝以秉為能

禮部連日會議奉

迎禮未定千戶醜遂

榮與學士高穀書言

上皇之出非遊暇無

益為宗社計耳都人

一聞駕旋無不喜躍

則人心向未厭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

厚至上當避位懇辭

而後受命乃可不狀

恐千載史書難洗

袖其書入朝以示廷

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况儒臣乎王直曰此

禮失而求之野耳陳

循見之悲甚言遂榮

非分請治其罪下獄

黃瑜曰于謙意必圖迎復則彼將以上皇為重實有厭定

故立成王是不金注而以瓦注云而上皇之得歸是權舉此

也

禮部侍郎李寔使北勸書內未言

迎復定以迎復之事告臣而都御

也既而喜寧計誅李實出使把禿行成楊善奉迎伯

史楊善北營平章昂克爾高何禮物來迎上皇言曰大帥仁義順天意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

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大帥愛錢也先遂許還大駕使把禿等向李寔至京先及伯

顏也先之悔禍而餞邁豈非天耶鑾輿方旋都人欣

頌帖木兒俱設宴饗上皇筵果五百

騎護送至京隨行送曰上皇去矣

躍則人心向未厭上皇也帝宜避位懇辭以答天下

四句辭

上皇至京帝接抱相持而泣各述接受

意已而送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

於竟得而登之食也出憲意錄

奈何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滋深紆臂

廣西都指揮黃斌陰謀奪其兒爵置獄當死知帝欲易儲

無人免發乃遣人赴京賂用事者狀後上書請易太子

上欲易儲先喚內閣諸學士各賜金銀陳

循王文華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

之謀黃竑逢君取寵陳循王文以迎附而濫陞賞於

語行臣僚附會者輒得官是陞賞大濫

天順日錄京師欲易太子順朝云云至表詞是名位濫受陞賞十有七八惟李賢等四五人不預

是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謫舉朝怵於利害

上易儲吏部尚書王直得賜金寶印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輩方耶

陳循等承上意妄毀賢臣順循者多惟給事朱流對而不西泣

無敢異詞王直徒頓足而增悲李保僅對眾而灑泣

帝一日語內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告也英陽對曰東宮是十二月初二生也帝嘿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英所言者意而見深也

而東宮生日陽為不知反不若一刑餘之諷迫天心

四年上

御史鍾同郎中章繪請劾帝朝上皇知恩沂王上命錦衣衛執訊懷醋並同死杖下給禁終年

示體嗣子殤殂猶不知儆而鍾章下獄廖莊遠謫則

石亨既迎上皇復位其子武清侯石亨知其必不起乃與都御史徐貞貞謀迎上皇復位有貞貞覽廖莊家並下曰時在乃誣于謙王文迎襄今即與亨等入南宮共披上皇衣興遂升奉天殿登御座群臣約是日候景帝視朝頃之鐘鼓大鳴上

王世子即位蓋思謙掌兵柄已不得遂其

私耳○時內閣王文

已復

上皇在南宮錦衣衛指揮

給事中徐正密請見言宜增高南城

雖然盧忠妄言而伏誅徐正離間而遠戍與立儲之

王文與群臣奏宜早建元良御史徐維

疏改擇字而不允則友愛之心帝固未嘗忘也憲宗

在歲化初

之復其號謚也宜哉

王子立為東宮

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或于法司之手誠公論也

上厭曹石等于政嘗屏人語李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在獨斷

可以絕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狀上與賢言及迎駕辱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上曰狀

兵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賜物于大內庶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嵩凌無餘

正統己丑七月北狩景泰庚午七月回鑿于丑正月景帝有疾徐有貞等迎帝復位改元天順在位八年壽盡大葬裕陵
英宗後紀

于肅愍行寔曰英皇光復實位天與人歸之會曹石輩貪天功云

睿皇光復帝位天與人歸而行險僥倖者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恃奪門迎駕以欺朝廷誣迎立襄藩以逞

私怨使社稷忠勳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時尊曹等迎駕之功未及對徐有貞直前曰若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為無名上遂決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賞納賄招權朝廷訪一好人且遭擯斥又何有於張

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自是上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上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上深銜亨等有貞遠謫金齒而亨等亦不免○金齒屬雲南

陳建曰吳瑾之發奸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吏部尚書王翱以老乞致事李賢言于上曰翱廉謹老成雖老可住吏部非此人不可上自是眷遇加隆

代孫弘戶部以年富易買銓馬昂握兵政王翱典銓召陝西巡撫耿九

衡耿九疇總內憲軒輅任司寇趙榮寄司空彭時呂

本賢以翰苑是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率皆浮薄之流賢因上欲擇進士出身者重修廷志乃言于上悉除之翰苑為之一清

李賢上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貪暴無厭上密察之果狀乃嚴加戒諭

上謂李賢曰官者將冕雖曾功勞其是議邪小人後復離間骨肉朕故遠絕之也

命選內外臣為郡守太倉重郡守則親自諭勞敬高年而致賀文中聘賢

初成王薨上欲令汪

楊耿李哉其後汝言之敗漸悟謙寬有貞遠謫而童

先煽妖亨彪獄斃亮亮告變曹黨族誅于時吳瑾之

發奸孫鏜之討賊功雖可紀國體亦少損矣大憝既

於留心政務日與李賢上下其議論如吏曹以姚夔

原參機務程信六人巡邊鎮班班在列用能洗裨政

位戒錦衣之貪暴湯序以隱蔽而降職蔣冕以讒邪

而遠絕會昌之家人以專利而抵法恤山東則發粟

命選內外臣為郡守

太倉重郡守則親自諭勞敬高年而致賀文中聘賢

初成王薨上欲令汪

如殉葬李賢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幽廢
幸與兩女度日若令
隨去情所不堪上則
狀曰卿言是朕以弟
婦年必不宜存內初
不計其母子之命乃
命出居舊王府
庶人建文次子入乘
時方二歲至是年五
十六出見牛羊亦不
識
錢皇后素性孝謹上
北狩每夜哀願拜天
倦則臥地因損一目
哭泣太多復損一目
傾宮中之所有佐迎
駕之費上在南城每
不快后每曲為慰解
復辟之後處景皇后
尤盡禮焉

才而物色與弼旌異政而優錫賈銓安汪妃母子於
上闕建文既幽禁大內欲寬之謂李賢曰親之義是所不忍賢曰陛下此一念寔舜之心不過如此
后行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遺居鳳陽任其嫁嫁出大自更錢皇后廢為上言胡后賢而
舊府出建文庶人于鳳陽復胡后之位號更足彰錢
賢是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賴太后保護固極之恩無以為報
朕今欲尊上徽號如何上曰陛下與此可謂孝也矣乃追王胡氏曰
后之孝謹而口占遺命止殯御殉殮尤高出古今之
其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定后妃各分其命以殯御殉葬其四言嘉贊發令
牛玉持去閣下為朕潤色賢等嘆曰所言是國大體而止殉一事真高出盛德事也
盛德也始以未諳變故而履虎尾之危終以備嘗險
阻而成勵精之治始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者耶

兩宮嫡母錢太后生
毋周太后
成化四年六月錢太
后崩禮部會議陵廟
禮先後上疏悉如彭
時合葬裕陵神主附
廟之議母后不從群
臣皆跪伏文華門以
待上懇請太后自巳
至申始蒙允行○陳
建曰此舉固彭時等
固爭之力而憲皇曲
全孝道之美亦不可
誣也皆謂為萬世法

帝諱見深英宗太子周貴妃所生在位二十三年改元
成化壽四十七葬茂陵皇居吳氏二月廢王氏為皇后
憲宗純皇帝
即位即命議上兩宮徽號時議禮有悞存高惟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薄禮彭時繼
之其後兩宮徽號如一再三勸諭乃蒙允行得章詔李賢彭時復議曰二后同尊固好狀正宮
憲宗孝養兩宮首定慈懿之稱繼從合祔之議崇祀
須例加二字乃于錢太后加慈
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
二后鄭
曉贊
上欲復舊號議禮
太監懷恩請內閣白商

正嫡可為萬世法矣於恩怨愛憎無少芥蒂
易儲之嫌而追尊號謚錄忠愍社稷之功而官其後
邊並放還原籍○備錄文中有云先
帝已知其枉朕心寬憫其忠聞者感
喬謂非堯舜之盛德哉借知人不明去邪不亟自二

追復于謙為少保兵部尚書錄謙子冕為前衛千戶後改兵部員外
郎謙婿吳興及王文子宗彞等並放還并釋懷備江州命其後等成
給事中王徽王淵以太監生王謙
請立后罪重罰輕之責諸法中官

與論州 本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編修羅倫奏請賢終制降
判官 提舉章懋黃仲昭莊景因諫張燈賦詩俱降職外補
時 輅 安吉

王遠黜四諫外補而天下以言為諱彭祖商去萬劉

秉軸而內閣無一典刑程萬里陳破敵策沮於眾議

而各邊貽多事之虞寵專昭德光掩前星叢借群奄

官多傳奉汪直藉西廠之威專制國命常瑛吳綬輩

同惡相濟而咸寧屈膝家宰效尤朝臣玉碎士風瀾

倒求其剛正不屈如項襄毅之除名馬端肅之謫戍

如故又曰駕幸馬如腰鏡復諱

故又曰汪太監平乃之遂諱成

驚悟傍一人曰駕至

不俱而俱汪太監何

也曰吾知有汪太監

不知有天子是時王

鉞陳鉞媚直丑復作

直持兩斧而行或問

故口吾將兵惟仗此

兩鉞耳問鉞何名曰

王鉞陳鉞帝微晒之

御史徐鏞劾直欺罔

弄權上遂逐直并其

党威寧伯王鉞兵書

陳鉞上書載續行除

名為時

時言路久塞有紙糊

吏科給事程萬里奏曰毛里孩等桂來冥府大同其構圖亂意其有可敗者

三本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時不能行薛應旂曰萬里之言不行後無復敢為

時昭德宮萬貴妃薨每侍宸 太子為 內臣與官不由吏部

遊戎服男飾以從去愛之 前星 已在官者輒加超擢

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直遂羅織生事商輅疏直上罪言至上委聽斷于汪

直寄耳目於群小云云上怒即革去西廠會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附陳言不草

尚書曼借諸御欲詣直遇左都王鉞私問鉞跪否鉞曰寧有六卿跪

者乎鉞先入曼陰伺之鉞跪直叩頭出及曼入亦跪而出鉞見曼之曰

王直巡邊所至道院無不屈膝

獨警言御史馬文升不為禮

先是甲嘗見相傳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輒能傷人未幾西廠

汪直使偵外事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戮以為畏之應

李秋自江西人嘗為吏坐賄事發逃至京師竄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

丞官軍尚書僧繼曉者始以淫貨欺詐楚府事敗走匿京師竄緣梁等引入

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

居叔遺賜寺英鎮國承旨等意諫不意

陳建曰萬安輩謀國失休而憂諫無一人言其

非者時勢可知獨計一部屬林俊為朝陽鳴鳳

初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獨懷忠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臣不敢奉詔上大怒舉劾獨擲之恩免冠履與不起

音確以至石進鎮撫以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天下

之徽奈何以權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

三閣老泥塑六尚書

合謀傾凌已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解

之謠

綸衣衛都指揮門達
侍寵大興羅織言官
効達欺罔謫戍烟瘴
死

外戚周或與真定武
強民爭田詔彭韶往
勘之韶還奏曰田本
民有民者國之本食
者民之天豈可以民
田給貴戚重傷國本
耶疏上下部獄科道
交章救之得釋而部
直澤震一時

秦府旗校肆橫民苦
之陝西巡撫秦紘撥
治不少貸秦王秦紘
欺紘親屬上怒建紘
獄籍其家止得黃絹食
一疋蔽衣數事而
上親閱嘉莫良久

釋紘繫且賜鈔萬錠
以旌其直

襄陽賊百劉千斤僭
號于南漳令撫寧伯
朱永及白圭討平之

○兩廣畜侯人狗作
亂命都督趙輔左僉
韓維討之追擣大藤

峽栗其單穴遂易名
斷藤峽以旌武功

國初任子之制文官
一品至七品皆得蔭

子至是漸為限制惟
三品以上及死王事

者乃得錄蔭
朝鮮請改貢道下兵

部議取方劉大夏執
不可曰朝鮮貢道自
楊鶻關由遼陽經廣
寧過前屯而後入山
海迂回三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

測無怪其時有紙糊泥塑之謠而懷恩起外廷無人

之歎也然帝天資仁恕善政不少復岳正而竄門達
命太監陳椿督東廠舉為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
逆者責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無與焉由是中外安之
弗提衡奏欲進海東青上曰此等禁禽能
令人蕩心于遊畋卻之特河南淮徐人

釋彭韶而用陳準野禽卻貢水旱停徵褒封先賢崇
上命以迎駕禽所
睡者曰太平侯張

尚理學比昵儉小終就刑誅譴責直臣不久而復張
刑部陸瑜奏正乙真八張元吉所犯律
常凌遲處死上如擬以杜惑世之端
之聰借江南糧及支運糧數十萬

僅以盲功奪爵元吉以惑世凌遲遣林聰賑撫江淮
繼宗知嘉興府廉而嚴想擢按察使居憂汪直往
甲手捫公鬚曰此聞傷繼宗名公貌乃尔公曰繼

嘉原傑安集流逋旌秦紘之廉能擢楊繼宗之剛直

宗親陋但虧辱宗親
未之敢也直隸而退
陝西固原土產滿四聚眾反詔劉玉項忠討之朝議益兵忠上疏謂京
怯不請戰益之無補兵部請遣朱永率軍往彭時知賊已平止之未幾

朱永白圭擒千斤劉玉項忠收滿四趙輔韓維平廣
賊將虎狸請軍門降忠許伏兵擒滿四
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休云
詔出傳奉官
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會恭以聯

變感冬早之無雪而傳奉得出警泰山之屢震而備
太監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成化初以周忱議變轉運為兌運事歸御史滕

位獲安收兌運而輪輓不勞嚴任子而名器不濫遠
秦兩淮運司積有餘蓄乞令其任中納上曰朝廷存積
措課以待邊用食祿之家尚不許中况內臣乎其勿與
禮祭酒依學規教之漸省者以聞

內侍而拒中鹽之請優武臣而飭國學之侍軫徐淮
以六科給事言
國子生虎臣上疏請萬歲山勿架棕棚上傳溫旨
時有言宣德間遣王三保使

之飢而罷佛閣納子衿之諫而卸棕棚水程匿而西
罷建西山佛閣
勞之曰尔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與臣七品官
西洋所獲珍寶異貨無算上

朕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劉大夏為郎中先人簡得之職他處都史簡之不能得而書項
忠管貢之大夏秘不言會科道違章諫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大監下西洋所

忠管貢之大夏秘不言會科道違章諫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大監下西洋所

江抵前屯山海路大
徑恐貽他日憂遂不
從其請

彗星見群臣皆謂君
臣懸隔情意不通請

時召面議于是內而
約許召見彭時言天

變可畏上曰已知時
又言昨准御史建言

減京官皂隸與俸文
朕尚可武官未免怨

望急須傳旨仍舊以
安上曰卿即傳

旨以該部萬安遂吐
頭呼萬歲諸人監謂

人曰嘗言不召見及
見無一奇謀至論止

呼萬歲于是四方相
傳口寔云萬歲閣老

洋之行遂阻貢道議而朝鮮之請不從此又劉大夏
費錢糧數十萬人馬死者不可勝數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進完
其有無礙心降位揖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鄭曉曰帝
仁恕英明

之建明卓卓者以故稅政雖多彗孛屢見而國家康

于憂憎恩絕無芥蒂朕于天理人義
者也以故雖有彗孛之災而國家云云

靖有由然也

見無一奇謀至論止
呼萬歲于是四方相
傳口寔云萬歲閣老

捷錄法原旁註卷十一終

弘治

十二卷目錄

武宗毅皇帝

十六年丙寅至辛巳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四十五年壬午至丙寅

嘉靖

穆宗莊皇帝

六年丁卯至壬申

隆慶

神宗顯皇帝

四十八年癸丑至庚申

萬曆

提錄法原笏註卷十二

諸名公原本

魏里錢 吳確菴重輯

帝諱佑禮憲宗太子宮人紀氏所生在位二十八年改元弘治壽三十六葬泰陵皇后張氏

孝宗敬皇帝

內官輩吉溫雅誠篤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務以致官者尚權壽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孝廟初在青宮中官單吉因事納忠陳說正道故能

宗嘗賜東宮莊田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為老伴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厨丞張璠以為朕言曰尊師重傅禮當

隆禮師傅辭賜莊田而登極改元之歲又與聖祖相

如大學士丘濬上言太祖開基建元歲在戊申今陛下登基改元之歲逢與相符天意始欲陛下紹休烈祖也勸政疏 李汝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後

符天下咸望其休烈矣帝亦怠荒是戒勤勵是圖誅

上初立庶吉士鄒智
廷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宜進君子退小
人正天下當自內閣
始少師萬安劉吉少
保尹直皆小人也尙
書致仕王恕王竑都
御史彭韶皆君子也
願陛下汰太祖以待
宮禁法太宗以任內
閣則天下之治成矣
不報

伏誅方在太常卿趙斐
上在東宮稔知萬安君直之惡故即位時罷去于宮中得疏一小
及鄧常恩等皆謫戍邊 匪皆房中術也悉署自安臣進上遣懷息神至閣下目是大臣所為平安

淫僧斥方士屏阿附之黨萬安尹直相繼罷去即耐

劉占慮科道言之乃
惻甚猶無美意息其所欲之牌曰請出矣○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劉吉據劾奏 懷恩素知
昏夜欵門祈免彈劾 言言必盡封周王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意欲稽遲以俟賄上惠其高權勒令致仕 萬安諛王
人目為劉棉花以其 彈之劉吉亦以阻封勒歸政本之地一清而羣賢竝

耐彈也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 怨剛勇言于上請公安而召 楊繼宗彭韶何 廖道南曰我朝文士雖皆嚴恭肅未有若丘
孫弘壁同年安欲引 怨庸之上召怨為吏部尚書 孟春馬文升 文莊明体達用酌古準今眾狀為一代文宗也

文祥附已使弘壁延
歛一家屬題画鳩文 進王恕位冢宰而楊彭何馬俱為卿貳丘濬處端揆

祥作詩云春來風雨
徐運劉健李東陽謝廷 南京吏部主事儲確上疏存誦籍遺才丁璣張言王純教號元李文祥
尋常事莫把天恩作 俱在內閣時被卷注 既以直言殉國必不吝節辱身今去之靈荒墳南之間是可憫惜與其

已思安衛之命吏部
隆除縣丞 而徐劉李謝咸蒙眷注南都諸君子釋罪起廢求敢

上召劉大夏諭曰事
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 劉大夏任尚書上時召議政特加倚任所議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
有當行當罷者解可 試之不上命吏部起用之 不與聞者曰對久欲起不能上呼曰禮舉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

寫密揭進來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為監 諫之士用已試之人晚年於劉忠宣尤加倚任議政

戒若臣下以揭帖進
榮曰竟重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 上于朝觀賜大夏戴珊各元室一錠且命 誌覽
朝廷以朝帖顯行是 幸惡惡揚善曰當公大臣名第一 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懷愧悔也 前

亦前代糾糾墨勅之
弊也臣不敢效順 弘治末年內閣條章多出御書事 上御經筵每于講官程敏政等皆呼先生而不名經筵罷官徐
又嘗問曰近聞軍民 涉重天至屢宣高幾復國初舊 漣等至文華殿取群臣章奏以資 閱皆從容顧問擬議修當

多不獲所為得天下
太平大夏對口求治 亦難太急惟行所當 行久之天下自治 詔修清寧宮劉大夏 以工少人多奏減去

其半上命內閣傳旨
切責之劉健曰愛惜 軍夫司馬取也夫夏 每以老辭位若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固
辭更于何處討這等 人來替他上欣欣從 陳建曰孝宗待臣下

陳建曰孝宗待臣下
推赤心置人腹至誠 惻怛猶家人父子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
名進講之詞加以規諫而不忤金鈔衣帶湛恩稠疊

便殿講如家人父子元寶之賜密揭之諭對久扶掖

名進講之詞加以規諫而不忤金鈔衣帶湛恩稠疊

為清班分外之榮薦劉宇而不答有知人之明矣聞

飛語而不惑有察奸之智矣御承華而不受有遠佞

之方矣釋夢陽而不罪容人也召大張而膝語傲罪

之

之

之

之

毋老乞終養疏曰慈

闈哀適夕照如飛君

思猶可以再酌毋年

不可以多得臣既思

毋則報主之心亂毋

復思臣則保身之心

微臣心可謂毋心尤

可慮也上特許之

王恕奏自上納例開

襍進者多致令正徒

監生吏典壅滯不得

出身宜且停止上從

之

甘肅副總兵魯麟納

結變近求為掛印總

兵不得遂奔官歸大

同上問劉大夏何以

處之對曰聞麟貪酷

火下心去其兵權無

能為矣麟家積黃金

數十萬使七至大夏

願竭資掛印大夏第

使曰苟篤忠貞且

為國家各將何掛印

之足為不可麟竟快

匕病死

大夏因應天等處民

飢問光祿日办桌面

殺牲無慮數百損財

傷物多矣上惻狀即

令裁減曰寧減膳而

上遊南宮三張夜入侍酒皇后及金夫人迺迎來遊上獨召大張膝語左

右威莫聞知但遙見張鶴齡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盡靈侯也 王括巡按江西所至極

也許茂烈以終養錫類也任王括而江西有一括十

民為謬曰江西有一括六月飛 太監李廣以歪道見寵時納計簿俱至黃

米幾石白米幾石後事檢其簿遂籍沒之 上初耕籍田禮

而維劇點韓鼎建言而齋醮除聽王恕而停納例之

法司奏累朝條例繁多命刑書白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請命劉健言

昂會九卿制定書一頒中外行之 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後世復言異端不可信諾命不可與

弊命白昂而刪條約之繁因劉健而罷壽塔之營從

敬犯大同守臣告急上欲遣京軍援之謝廷曰 孔鑄為田州知府總三日喇獠倉卒犯城

謝遷而止京軍之出孔鑄守田州而喇獠服魯麟辭

馬融王弼戴勝何休杜預多疵宜斥其從祀學士吳寬侍郎倪岳等俱謂景漢以來六經 上召輔臣

幾燼賴諸子抱遺經前門講授後之經傳註疏多祖其言其功不可盡廢乃詔從祀仍舊 論政李東

貢獅止白鴉之獻瑞裁光祿之內供寢索礦之中旨

陽言違法壞畫及皇親王府內臣奏討之弊上降旨 刑侍彭韶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 兵

韓文鹽法七事之奏彭韶鹽場八節之詩大夏兵政

劉大夏因災異引咎求退言 夢陽應詔上疏末云責成驕橫之 上謂輔臣曰比來星變迭見朕

十事之疏夢陽一病三害六漸之陳以至星馳地震

首以消 馬文升言地裂成河非常之變陛下宜祇畏修

天戒 首以甦民困上曰覽奏具見忠愛即便施行 初錢太后崩彭時等已有周太后他日合

無不祇畏修省覽奏施行其於周太后祠廟一事尤

事有難處臣姑為委曲將順之意其意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事須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師古末世鄙俗之事不足學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能抑至情遵典禮陋唐宋諸君為不足法反覆詳慎

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祔廟句至七。當陳建論。

丹立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故妃昭德。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宮萬氏。

以求至當，悼念孝穆，而別祀奉慈，保護故妃，而不念

舊惡，善體先志，廟號孝宗，不亦宜乎？若其齋醮未盡

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窮禁奏討有碍之地。李壽陽疏云：內官陰性而狼貪，令業已播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鼠斥，復何憚乎？

罷傳奉未盡除，內官未盡革，奏討未盡斥，乃一時諸

君子務為包荒，志存裕蠱之過，而鄒智湯鼎妄語妖

罪死。王恕極諫，因貶督廣東石城所千戶吏目。蘇調戎甘肅，智獄中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事君，事垂青

言之非貶石城，戍甘肅，則其初政之疵，不能不為盛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鄒智，四川人，十二歲能文章，居龍泉菴，掃討葉焚之，以照讀書。丙午，領鄉荐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云：龍泉菴內苦書生，偶窈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鄙人何用太相驚。

德之累云。

帝諱厚煥孝宗太子在位十六年改元正德壽三十一葬康陵皇后夏氏

武宗毅皇帝

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軫等用事號為八黨

初孝宗不豫宣劉健謝遷李東陽入見御榻孝宗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讀些書輔他做箇好人健等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

武宗冲年性好逸樂初政未幾八黨漸肆時事駸駸

變矣劉瑾剛狠為性巧偽惑主出則臂鷹走狗入則

吹竹彈絲而司禮一命威擬至尊韓文首欲誅奄卽

遭擠陷夢陽代具疏草幾斃囹圄劉謝顧命重臣以

劉謝既退李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

以謝天下乞致仕不允東陽祖餞劉謝欵

獻泣健正色曰何用

首附之遂致海內騷擾社稷搖矣

是錄去百頁

今日泣為使當日出一語則你吾同去矣
兵主王守仁疏救戴
銑杖謫貴州龍場驛
丞在途有人隨偵將
致之死至錢塘恐不
免遂乘夜伴投江寇
履浮水上浙司信之
家人亦成服守仁潛
附商舟浮海至閩入
山遠遁或謂之曰小
有親在未免為累乃
赴龍場驛
初內閣擬欲誅瑾等
持不肯下許進曰此
屬得疎斥足矣果咬
其事恐有甘露之變
既而果如其言

去爭之不能得而如芳如宇如元者又首附之臺諫
瑾既入司禮監府部衙門官稟事填
翰林學士張昂見瑾每長揖不拜調鎮
滿其門臺諫部屬以下皆為屈膝
江府同知修樞何塘不屬調開封同知
部屬皆為屈膝即有張昂長揖何塘抗直竟坐左遷
如李東陽少師時有朝士闕亡投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
日又西廻首湘江春艸綠鳴鶴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切中西崖之病
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
花馬池要害上疏極陳
反不若伴食中書猶有陰相救阻之功也楊一清以
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報
可一清遂興築邊墻期完功劉瑾憾一清遂係于逮一清究邊費至秦李東陽力救之放還
興築邊墻而就逮王守仁以疏救戴銑而遠謫王岳
南臣王岳厭其黨擅權與朝臣合謀
劫瑾等於南京充淨軍路縊殺之
柳號尚寶司崔濟
逮尚書韓文下
御史徐禎忤
獄劉大夏及邊
高杖死于獄
禁禁禍同甘露而五年之間桎梏卿貳凌轢重臣杖
歿臺諫空名文書之獄真可暗天地而泣鬼神其黨

張永稍立異同亦擠而出之於外他可知已寧夏寘
擊仇越執之
慶藩興化王璉錡反
以誅瑾為名寧夏游

鏞任狡窮邊先為仇越所擒而後瑾不自安陰圖不
執瑾凌劇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食之瑾之誅
眾但知為張永所發不知永寔受算于楊一清耳
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勸
上草擒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上乃可其奏

軌楊一清與永同事密謀誅瑾而功出中涓餘璫如
時魏彬掌司禮監而谷大用仍用事于內瑾
雖誅而魏彬等濁亂朝綱天下不勝煩擾矣
弟魏英皆拜伯爵
致仕傳珪論劉瑾墳宅宜毀

故魏彬等濁亂朝綱張富輩濫拜官爵而費傳方胡
忤中官罷職方良永劾朱寧坐
免胡世寧坐論宸濠謫戍遼東
時近戚貴倖奏討璉璉動
至數萬引以致邊儲益匱

諸君子非遠戍則罷歸於是奏討皇璉而邊儲匱建
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
三百餘處而民生失業
上好佛自為大慶法
王延番僧出入禁中
差太監王璜往南京浙江織造買
辦物料所在貪狼杆軸為之一空

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
三百餘處而民生失業
上好佛自為大慶法
王延番僧出入禁中
差太監王璜往南京浙江織造買
辦物料所在貪狼杆軸為之一空

大學士焦芳僅以身

免發先世家墓無遺

骸取芳衣冠被庭對

歷教其惡命壯士斬

之曰使我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進攻鈞州

不克賊党聲言欲屠

城趙風子以馬文升

尚書家在園中引眾

去之

立皇莊而民業失法王名而左道倡織造廣而杼軸

四川江津曹甫作

空以致曹甫僭號於江津麻六兒殘破於蜀土劉烈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與李彥

為梗於保寧劉六劉七播掠京畿趙燧楊虎攻劫河

南姚源賊叢熾焰江西憑林嘯峒海內騷然惟許達

有馭變之才而陸完無正賊之獲幸而颶風效靈賊

舟天覆而帝不知悔禍聽信江彬徵召邊兵積戎醜

上每出懷來經宣府

越榆林歷大同時夜

出見高門大戶即馳

入或宣其婦女子是

富民厚賂彬以求免

彬又勸上于宣府治

行宮復輦豹房所貯

諸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入其中上甚樂

焉每稱曰家裏初以

豹房為家繼以宣府

為家矣二句陳建論

天順間宣府以事革

去護衛及屯田劉瑾

用事宸濠賂瑾復得

之瑾誅復革陸完與

幸梁儲有回天之力而帝曾不易轍改絃或杖或貶

斥杖死陸震

或死宸濠叛檄指此為名賴孫許殉忠守仁擒討不

守仁提奏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奏

待車駕之南捷音已奏於良鄉矣而外四家兵邀功

則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功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

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益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

暉錢寧皆賜姓朱

上每出懷來經宣府

越榆林歷大同時夜

出見高門大戶即馳

入或宣其婦女子是

富民厚賂彬以求免

彬又勸上于宣府治

行宮復輦豹房所貯

諸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入其中上甚樂

焉每稱曰家裏初以

豹房為家繼以宣府

為家矣二句陳建論

天順間宣府以事革

去護衛及屯田劉瑾

用事宸濠賂瑾復得

之瑾誅復革陸完與

賜三司官孫燧曰太
后有密旨令我起兵
監國燧曰請密旨看
濠曰不必多言我往
南京尔保駕否燧曰
天無二日臣安有二
君有太祖法制在誰
則敢違濠怒令縛之
副使許遠大呼反賊
敢擅殺命臣耶濠遂
令并縛遠斬之

上駐蹕南京久復有
遊蘇杭泛江浙湖
湘登武當之意畿內
郡縣供給繁難梁儲
蔣冕自執奏章懇請
回銜泣跪于行宮門
外良久中官傳旨云
日下便要回銜儲等
乃越于是王守仁重
上捷音上詣孝陵受
江西俘宸濠及逆黨

倖賞勸上親征駐蹕南都驛騷畿邑或漁或獵或幸
民居至寢疾豹房而始悔前事之悞臍之噬也其可
也俄而

及乎竊觀正德之際瀕危者有數事焉八黨之橫漢

詳見漢

優人滅賢有寵頗能軒輊

詳見後

之十常侍也臧賢之嬖唐之郭從謙也鐸濠之叛漢

詳見漢

榮辱人縉紳多趨附之

唐莊宗

詳見唐

之七國晉之八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黃巾唐之黃巢

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三萬發浙江十一府易
銀三萬餘兩流害一方方良永効之不聽

詳見漢

詳見唐

也江彬之入衛錢寧之流毒漢之召董卓唐之寵祿

曰伏誅遂旋蹕

山也宣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隋之幸江都

詳見

秦論 煬帝

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帝兼此數者而國有凶難旋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怨其幸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
倖而果于用法不必假借天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活也

底平定何歟豈非以巡遊雖屢而賦役不煩狎弄倖

倖而果於用法比邪遠正而涇渭自明惡直喜諛而

秦主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上許之傷廷和章制恐貽後患與將見相繼引疾梁儲曰知皆引疾孰與
事君乃承命草上制曰晉太祖高皇帝嘗以此土不異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而士

刑誅不酷歟觀其信守仁之不反宥王詡之忿爭知

秦主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上許之傷廷和章制恐貽後患與將見相繼引疾梁儲曰知皆引疾孰與
事君乃承命草上制曰晉太祖高皇帝嘗以此土不異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而士

秦府之封壤可虞而弗與笑山東之宴具草略而不
馬饒富而驕好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祚王請新親親念親也界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好人
毋多養士馬毋聽好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也不可得已上覽制駭曰若是
怒則其豁達明恕異於昏庸而一時臣工維持調護
其可虞
其弗與
之功亦不可泯矣

帝歸禮與獻王之子武宗無嗣大臣迎立之改元嘉靖
在位四十五年壽八十葬永陵皇后陳氏崩張氏廢為昭

世宗肅皇帝

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凡九十里慶 武宗遺旨朕皇考親弟興獻王之子賢明 張太后命大
寶貴軫分而帝于八月十五日生 仁孝醇厚尊尊奉祖宗宗終弟承之文 學士梁儲禮

自黃河表瑞翼軫徵天可而肅皇帝以武宗無子倫序
御書書毛澄等奉 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上議肅皇帝貴為天子乃遂列於諸帝而居
金務趨去陸迎帝 武宗之右或獻皇子心亦有未安臣以為獻皇附太廟千載後不免遷廷

當立安陸奉迎然獻皇貴為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
若祀廟則 向書毛澄會公卿議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皇為叔又以益王
萬世不祧矣 子崇仁去後興獻稱考皆確有所原南京事桂王上言皇上非

下尊為武宗叔實嘗北面事武宗阿旨者創為繼統
為人後而為人繼之非嘗考母與獻帝后併 錄都御史席書更部員外方猷夫二疏以聞 孝宗后
不繼嗣之議稱宗祔廟殷薦配天昭聖免誕辰之賀

方猷夫疏云陛下之
繼二宗繼統而不繼
嗣興獻之異群廟在
稱帝而不稱宗得稱
帝者以陛下為天子
也不稱宗者以寔未
嘗在位也其疏中沮
不果上
通州同知豐坊請建
明堂加尊皇考獻皇
帝廟號稱宗以配上
帝因稱睿宗祔于太

武宗后夏氏崩后例當用十二字張等敬議 楊廷和言興獻帝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是
廟四字夏氏時固請上止用六字 所後而厚本生任私情而忘大義臣等死不盡責

莊肅斬尊謚之加薄正統而厚本生徇私情而違大
義何哉此楊慎王元正等所以有金水橋之期奉天

給事中鄧繼賢言者中直事不考經文不實理或
左右群行竊權布能以至于此上怒下繼曾獄降斥
以張璠樞為翰林
學士方獻夫為侍讀

門之哭也禮既違經政多乖舛旨由中出法以意行

學士御史與續陳相各疏等假議禮以干
廷和為罪首編氓

議禮干進之人驟加清秩仗節死義之士謫戍編氓

元功定為罪首鞭扑行於殿廷楊最楊爵楊名一死

一繫一戎大獄屢起工作煩興此初政之疵也大禮

楊爵狷介清苦居家
有旨逮繫官核以屬
按臣乃故以好過從
遣爵方飯麥飯一盂
蔬一盤見按臣即與
同食已屢官校入繫
之爵即偕行諸官謂
曰盍亦一內別乎
曰去矣勿須官校吐
舌云楊最慷慨乃外
繫獄七年宮中夜火
詔速赦爵已歸有大
鳥集舍爵曰吾死矣

帝欲命東宮攝國許再二二年太
僕楊最疏三奏論至此不過信方
聖天巡撫陳獻可鬼時自鹿鶴飛至重出○上夜坐庭中御
幄後忽獲桃明日復有一桃降庭自鬼生三子未幾書壁亦生

自為墓誌果卒
邵元節卒贈少師謚
文康榮靜初死時內
閣擬二謚御批俱用
故得四字謚
末年主事海瑞上疏
曰陛下初年剗除積
弊遠過漢文二十年
來法紀漸廢名器日
濫二王云云至夫婦
更貪將弱民不聊生
賦役日煩萬方懸罄
諸臣皆修齋修醮相
率進香天藥天相相
繼表賀夫元修以求
長生也然堯舜禹湯
下歷漢唐未有至今
存者陛下師事仲文
而仲文已死彼既不
能保其身陛下何獨
神其術乎帝怒甚擬
干地下瑞詔獄已復

存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廢
既定符瑞復興獻龜獻兔踵襲成風天藥天桃相繼
三子群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高士真則仲文師事致二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
星賀
荐典真詔加乘一真人禮部書後加少師其傳必保如故明朝內閣如三楊更宰如三
表賀邵元節謚隆四字陶仲文爵兼三孤彼皆不能
保其身帝獨從而神其術貪慕長生而諱言儲嗣訪
分遣御史王天任姜儼訪
仙入異術及符篆秘方
星上
星上
求符秘而冠蓋相望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
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不返
張璠等各劾科舉及窮書
李入并奸臣在側等語

取再讀之嘆息自悔
疏竟箇中。

人以為薄於夫婦此晚政之弊也而前後輔相亦鮮

橫妖星崇傲寔惟御史馮恩疏曰張季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季敬而不去此

得入張桂之奸久露汪方之奸不測四凶竝世三孽

乞斬三奸以應更新殿名 命方獻夫至 端陽節上御龍舟 命郭勛等登龍舟

同朝方且環壁閱馬嘉樂觀花登太液之龍舟開文

馮幸西苑召張季敬張季敬以疾乞休帝遣 中官齎藥及手札諭之

華之西室賜上方之珍餌分自飲之良劑比昵日甚

其餘皆持祿固位無所短長如楊一清之稍示裁抑

霍韜之多所建明已難得矣若楊廷和之固爭大禮

務科道洗良材等劾之不報郎中徐學詩劾之三邊總制曾銑復河套 嚴嵩論其開邊啟際律斬

子世蕃參預機務內比鄔趙外比仇鸞戮曾銑於九

邊棄夏言於西市構王忬以律斬其時叩閣請劍奮

不顧身者非死則成而楊忠愍之禍為尤烈使非鄒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抄錄注原卷十一

卷十一

橫妖星崇傲寔惟御史馮恩疏曰張季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季敬而不去此

得入張桂之奸久露汪方之奸不測四凶竝世三孽

乞斬三奸以應更新殿名 命方獻夫至 端陽節上御龍舟 命郭勳等登龍舟

同朝方且環壁閱馬嘉樂觀花登太液之龍舟開文

馮幸西苑召張季敬張季敬以疾乞休帝遣 中官齎藥及手札諭之

華之西室賜上方之珍餌分自飲之良劑比昵日甚

其餘皆持祿固位無所短長如楊一清之稍示裁抑

霍韜之多所建明已難得矣若楊廷和之固爭大禮

務科道洗良材等劾之不報郎中徐學詩劾之三邊總制曾銑復河套 嚴嵩論其開邊啟際律斬

子世蕃參預機務內比鄔趙外比仇鸞戮曾銑於九

邊棄夏言於西市構王忬以律斬其時叩閣請劍奮

不顧身者非死則成而楊忠愍之禍為尤烈使非鄒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抄錄注原卷十一

卷十一

橫妖星崇傲寔惟御史馮恩疏曰張季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季敬而不去此

得入張桂之奸久露汪方之奸不測四凶竝世三孽

乞斬三奸以應更新殿名 命方獻夫至 端陽節上御龍舟 命郭勳等登龍舟

同朝方且環壁閱馬嘉樂觀花登太液之龍舟開文

馮幸西苑召張季敬張季敬以疾乞休帝遣 中官齎藥及手札諭之

華之西室賜上方之珍餌分自飲之良劑比昵日甚

其餘皆持祿固位無所短長如楊一清之稍示裁抑

霍韜之多所建明已難得矣若楊廷和之固爭大禮

務科道洗良材等劾之不報郎中徐學詩劾之三邊總制曾銑復河套 嚴嵩論其開邊啟際律斬

子世蕃參預機務內比鄔趙外比仇鸞戮曾銑於九

邊棄夏言於西市構王忬以律斬其時叩閣請劍奮

不顧身者非死則成而楊忠愍之禍為尤烈使非鄒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林相繼盡發其奸貪本其終不拔乎雖然帝固英明

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臨刑詩曰浩氣還
太虛丹心照千古不
生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

剛斷之主也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初年剷除積弊遠

下四句 從楊清 之請也 陳建論

過漢文革鎮守之諸閣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

從趙廣言毀元明宮佛像刻金 嵩上疏言臣年八奏願皇上哀甚若放歸子世孫 御史 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道 賜以終餘年上曰尚有湯侍養自待矣尚過望耶 馮息

封毀大內之金像謂恩待尚過望而卻嚴嵩之疏謂

因劾汪鏊嚴嵩欲殺之其母吳氏攀閣嚴嵩免子行可刺書疏自縛請 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家耶遂得減死茂肅

忠孝出一家而減馮恩之死且聽善如流從馬紀則

御史馬紀請設起居 帝欲江葬趙璜言璜為先 帝體魄所安不可輕犯泄氣 許誥陳建建講 四事上嘉納之

設起居注從趙璜則合顯靈葬從許誥則酌經筵講

領敬二箴于 無逸殿陶鳳亭成召翟璠等同觀校獲 天下學校 上曰豐辛竟了紙上不若親見之

而研精墳典垂意藝文如敬一箴之頒無逸殿之作

為真所謂也此皆苦也 心箴見學 上御製倫彙論諸生曰治平之道 命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鈞是大章 備生大經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范浚心箴之註爨倫堂諸生之論皆足以羽翼聖經

天南 上撤改廟改建七廟之制太祖居中央左右昭穆 地北 六廟列成祖而供六廟上廟各有殿七後有

享獻加虔制作明備如南北之分郊禘祫之創舉成

寢藏主太祖寢後 別立祔廟以成祖廟獨尊之祔避兩廟 別有祔寢藏祔主 二統之嫌就定其名曰世室從席書議 七年初製 忠靖冠服

祖世室之特建皆足以精通真漠若忠靖冠之製祀

九年以玉作六器以禮 八月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 天地四方各辨其色 詔禮部舉板繪彩頒行天下 建觀星測景三臺于洛陽之登 對縣以其為天地之中也從何

天器之成百官朝祭服之式無不景煥一時至一臺

天衢 禮官李時言姚廣孝以精難封崇國公既有崇秩以償勞 改文宣王稱為先師以塑像 乃復削髮披緇配享大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為佛教易為神主遊豆用上

之建於洛邑榮國之侑於興隆先聖之易王而師易

樂用六佾從 張聰請也

上諭禮部曰皇祖肇
造區宇太宗中定艱
難宜同稱祖號于是
尊文皇帝為成祖皇
考獻皇帝為睿宗

初姚廣孝為僧其姊
戒之曰汝既為和尚
當發慈悲心蓋仰其
好殺也及預靖難姊
嘆曰和尚慈悲當如
是耶廣孝既貴還吳
往見姊曰拒之曰貴
人何用至貧家為不
納廣孝易僧服而往
姊堅不肯出家人勸

之不得已出立堂中
廣孝連下拜姊曰我
安用不許多拜耶曾
見做和尚不了的是
個好人遂還內不復
見狀廣孝終不蓄髮
娶妻文皇嘗賜二宮
人亦不近上乃召還
之

象而主則尤斷自心裁超越近古於凡青鳥甲乙之

象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書風角六符之術無不兼總條貫考地理而知略地

之空凄不如純山之完美霧變色而知暴風之疾起

必有兵火之侵虞真可謂機神之本無寄名言者矣

出宿書 徐陵傳

然雨雹星變則曰失在朕躬雪禱南郊則自咎著說

上曰近日雨雹星變此非下民之咎其在朕

時春旱躬禱南郊不雨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群臣

漕都周金素運船多淺阻乞速議修補臨

德天津倉厥以圖寄

熱文不應則默禱深宮派養派種之各因其方寄囑

圖上曰寄囑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為

今無者依秋成日以漸貢神

四邊飢民來京求食上以太倉米平價發糶民有無錢者仍悉坐糶以六分出果四分給糶者

盛應期 開新河

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太官會同漕運官協

心經理

上除禁中佛殿併燬大善會蒙利

唐德靈置

改工部大庫名曰節慎

成通惠河除大惑則燔佛牙骨絀瓊林之號以節慎

萬錦衣旗校元官兵四萬餘 查革舊年濫 封及巧立名色

楊一清上疏言今日之務在節慎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多法在安靜不在多事

為名汰緹騎之冗員革京畿之冒濫楊一清省事守

法之疏則納之王守仁十患十善之陳則嘉之齊之

上以邊卒不用命已戶兵工三部發銀四

萬兩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

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遂以生

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且各鎮有警何以待唯延緩邊兵三枝可應用上從部議

金事林希元上疏言曰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官難自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

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狀之

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而禱雙鶴飛鳴繞壇後昇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一異香襲人皆云孝感命勅獎諭

漢宣帝衛太子之孫史皇孫之了也坐巫蠱事繫獄丙吉極力保護之及昌邑王廢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勳會宮婢自陳有阿保功詞引丙吉知狀帝始吉有舊恩封吉為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當時人才蔚起李攀龍邊貢王世貞汪道昆輩其表也者也

兵書楊博巡撫劄述防秋畢當還吳鵬曰

勵心輕聽徐階之不賞春防慮秋防為例而納林希

元之二難三便六急三權六禁三戒之荒政叢言仰

隲俯稽幾無遺憾而褒崇節孝嘉獎幽貞旌攻石之

者民表宗闈之發婦聞西河之獨行標綰結之奇魂

何雄二女沉河祠曰雙貞胡氏八年貞白錫名哀烈

駸駸乎厚俗維風之道且邱錄開國崇勳使青田之

貧民便賑錢納貧民便賑食有公急且垂死急賑病起急募既死急募遺棄小兒急收養轉輸醫治貧民有三權曰借官錢以果余興作以助賑貸軍種以通變有六禁曰侵漁攘奪遺

來抑價率生度備有三戒曰遲緩拘吏遣使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

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幸時夫人王氏年甚少太倉州人王在復遇倭兵父子被執復覓接以養始育子倫嘗勞瘁至是年八十詔旌其節孝

廬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 江西列婦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南遠方姑易氏淫縱 巨不從溺河死詔立雙貞祠 胡氏貞白自誓不顯言姑惡時七切諫姑及惡少百

計凌虐八年始終一節後始與忠少 劉其書其人其城名元鶴 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立祠名哀烈 封誠意伯命其蔭祀不絕

太祖與陳友諒戰舟為友諒所迫譚成者 併錄高趙秦之忠湯 太祖龍衣赴水死太祖得免帝錄其後 和鄧愈之後皆許傳讓

元鶴重來彭蠡之忠魂不泯常李湯鄧之遺燼再燃

元康求舊故劍復還若敖之鬼不餒矣於時賢臣則

有顧文僖之守正不阿劉莊襄之宇度弘亮徐文貞

之應變濟時楊文襄之量弘識遠何文定之篤學力

行皆足笙鏞藝苑鼓吹詞林若戚繼光大破倭賊而

鳴虜虜長歷數急攻之賊 倭寇萬餘趨浙江吳林遊擊宗禮率兵九百 奮三戰三捷賊首徐海等駭稱神兵 撥甲登陣宿止古北

南通州民夏陽習石事父 母至孝既卒命立祠褒之

史稱劉天和字度 亮有德應才

史稱楊一清最宏識遠有 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

何堪博學篤行 以古人自期

楚莊王復封 孫叔敖之後

宣帝立原公卿皆心擬霍光帝乃 詔求故時故劍大臣知有白立許氏

顧清先為編修守正 不阿後陞禮部卒

漢書帝號 封舊功臣

楚莊王復封 孫叔敖之後

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賊于平海時賊與劉顯人與獸對壘日 次頗懈請繼光速來疲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就勒諸士卒親

敵攻劉鎮總督楊博 撥甲登陣宿止古北

撥甲登陣宿止古北

宣大重鎮非博不可
鄭曉曰博在宣大則
宣大安在本兵則九
邊安乃召回部

寇無遺類宗禮以少擊眾而賊稱神兵楊博以環甲

口垣上將寺御營方上勅劉天和身親 俺答入寇王瓊督兵禦寇遂引去瓊請
上察其狀大喜加犒賞督課務底成績 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

蒙知天和以屯田督課王瓊以修邊允行武臣亦云

四品例無祭服贈諡以饒清
節著開特合治葬諡文恪

懋哉乃其勸懲無私則魯鐸以四品而破例尊名晉

晉王言子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
留上使戒諭王母得安有干預
薛宗鑠論鑠奸邪誤國上曰鑠九卿
之長被論如此何以三朝公其自陳

王以奸政而遣使敦諭矣汪鋈以彈駁而令其自陳

仇鸞遣家丁時義結僱客使貢馬昂昂上從之大為遷惠後
仇病疽死徐階疏言通外悞國上命戮其尸祔諭也

仇鸞以通外而戮尸禍羸矣是以軍亂時聞而武功

克奏也災異叠見而享祚靈長也火及行宮變生牀

嘉靖十八年帝南幸夜半行宮火帝還遠
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負帝出烟中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
等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

王崇德海引倭奴肆害于南京
浙福極其慘酷首擊其害也

箭而乘輿不驚也俺答飲馬於郊畿汪徐揚藎於閩

越而金既無缺也直臣忤旨動輒考訊而搜鱗折檻

毀名 亭名

先後不乏也萬幾之暇覽勝怡情清馥翠芳景同周

唐澤有
花柳

囿西苑寶月遠過唐堦晚年雖不御殿而裁決精詳

立廟之議公勸慰夜半
傳旨立廟主為皇太子
時二王並居西宮主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党日夜覘伺

悉當其可其於前星之對夜半之中旨渙頒中外之

有識之主深以為憂
故忽開夜半云云

臣民大悅。尤非漢唐諸君所得彷彿者。及仲文既沒。陶仲文徒切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因遺書藍田。王得通意。于趙靈獻之上。曰此云。其書扶養者。何在。王遂詐言。召大順入帝。帝曰。朕未嘗召。安得與。聚皆論斬。

萬壽全書一獻。而胡大順之首領。隨膏斧質。豈非悟

詔曰。朕奉列聖家法。身教倦亡。惟敬天勤民。是務。祇變多病。返求長子。遂致奸人。讒有負。初心。慈慈。成美。始在後賢。云云。未及建。言諸臣。及正。方士之罪。

術士之妖妄。故升遐遺詔。繼美輪臺。得聖人之威際。

中興之盛。微帝吾誰與歸。若文貞之相業。雖無改於

隋慶元年。師出齊康。劫徐階。寺承海瑞。就救徐階。救詔降康二級。

神僊土木之誤。然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其視嵩不啻

霄壤矣。

帝讓戴皇后。世宗第三子。康妃杜氏。生因前二子俱夭。遂改元隆慶。在位六年。葬昭陵。皇后陳氏。

穆宗莊皇帝

遺詔曰。建言得罪諸臣。存者不用。沒者卹錄。見監官別釋。詔下方主。復取方士各正刑章。○樊源等三十二人。詔復原官。擢用。金等獄論死。

穆宗初。遵遺詔。卹錄建言諸臣。明正方士之罪。九原

建言死者分為三等。刑侍鄒懋卿。賜楊繼盛諡忠愍。發邊衛屯軍。

高拱新鄭人。

羣彥。按等蒙褒。縱恣巧宦。窮邊遠竄。而新鄭嘷嘷有

以已。新政徐階。俱請。遺詔。中行之高。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逐。遂以階。有隙。

徐階華亭人。

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華亭立異。

以上四句。陳建斷。

輔臣不和。無望君德之純矣。帝亦畱心國計。加意邊

問徐階以石州陷。故諭。今選將調兵加意防守。

防。如因日講畢而問徐階諭令選將調兵。謁陵還而

上躬謁陵寢遂嘆曰邊事久壞無為朕是心整理

念邊事嘆無實心整理。坐食橫費者多。而問劉體乾

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積價一切尚 裁革內府木監局 鄭王厚淳深嘉其事 弊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國珍異不許進獻 臣六百六十二頁 立錮高橋上復其舊

以九邊年例軍餉。卻貢鮮船。裁內局。匠復鄭王之爵

內使許義挾又嚇人財監祭御史李學道不俟奏提執而笞之 刑科舒化請釋給事中李已內 內使百餘人奪提殿之上知之杖為首者竟充軍餘杖六十 犯張等得旨已釋為民息其

士。是其仁。罪毆官之內使。是其斷。釋李已而繫張恩

繫獄如故初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 脫已及已獨釋眾始翁狀謂上仁明獨斷 鄭履淳疏云諒除已三年矣曾召一大臣贊一 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備臣虛納

是其明。而陰毆蔽日。暴不勝寒。侍從虛納。誨之功。忠

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 王時賢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以皇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 現日觀絕嗜吝之益 以暢意耳時舉等曰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闕睚之德樛木之賢使

言重折檻之罰。姬姜違脫珥之諫。巷伯蒙貝錦之譏。

聖后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旨 暢意豈有夫婦駁道而反暢意者乎

陝西天鳴地裂男子化女 上兢惕以承仁愛之意

雖有寬仁大度。實少擴充之功。誠能充夙夜兢惕不

上常念駢賜而甘左右請詔光祿寺供 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杖六十李已劾崔敏傳置金珥 上曰若爾則光祿日殺一豕吾不忍也 科擾紛紜杖二百詹仰庇疏止戶部銀十萬以供熬山等費

貪驢腸之心。則忠言逆耳。如石星李已詹仰庇鄭履

杖二百鄭履疏欲上 因太倉銀庫不虛上命諸司 郵民用賢杖一百諒獄 各定心經理尊節以濟國事 上命王都道朝服掛燈及熬山燈因 工部課罷之而令修葺其破壞者

淳。必不至血肉岔起矣。充經理樽節。修葺舊燈之心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珠玉等項 尚書高瞻即時召商收買及休

則熬山可不造。花欄可不修。龍鳳鞦韆架可不設。劉

隆慶之賢臣徐階為諫 以勤次之殷士儆次之

體乾可不罷矣。充貨李繫張之心。則徐階陳以勤殷

二人皆 內臣

二人亦 內臣

士儻不致告休呂用高相不至於命坐團營而陳浩

從諫當勤
秦內臣

李佑不至於謀圖織造矣且也馬從謙之當卹何以

李美賢太監也常勸上朝儀早起意疏親決同列皆恨之短於亡命杖之縣獄行決刑尚毛愷言刑人于市與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察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不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銅之

厯天綸中貴芳之賢何以充淨軍田世威劉寶以山

後竟克南 田劉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自執奏云臣行何京淨軍 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群疑奏命得俸二月

西石州之陷忽傳中旨出之何以不問其情節也况

西長把漢那吉者薩登之孫酋婦所鍾愛也以郊於俺酋挾其妻歸入寇總督崇古留之俺

最當謹者邊事宜因和以修備不宜因款而怡堂王

曹悔且念乃以款來崇古論以存卹息而要其縛叛人趙全 漢昭帝遣冉子誘殺樓蘭王安歸立還我以示信曹婦感且媿遂訂盟諸酋聽命受封北屬國 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屠耆嘗除祈

崇古之以那吉為囚不過一時之權宜耳乃以彼為

單俗謂賢 漢元帝時匈奴呼韓邪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嬌賜之單于者為屬者 大青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士卒歸中侯應習遺事奏戰不可許帝遣車騎將軍許

屠耆而不取法於侯應以致邊備大弛失策甚矣人

嘉論之○備邊既入真邊備大弛軍餉皆入帥裕以嚼敵識者憂之

謂新鄭實執其咎而要之新鄭之為人亦非庸庸不

高拱言邊方有司寔兼牧民禦邊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徒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江謫又多才力不堪之人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其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

足數者觀其欲重邊臣之選添設兵部之員銓轉小

高拱才氣超 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名同領協理都事本自練勅本政兵務或欲巡邊或遇邊警除補 總督員缺各令一人往○拱言學倉驛運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邊官或弃官

官於近地其政術與華亭可稱伯仲原其初起於胡

而不能赴改去任而不能歸寧禹狀其情可憐近 胡應嘉在光朝論拱由庇鄉里拱頗頌之至是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緣劾楊四事擬旨斥之給事中歐陽一敬論救

應嘉之論劾歐陽一敬之申救以為華亭使之故不

應嘉拱疑一敬收胡之疏 漢宣帝時 唐玄宗時牛 漢陽太守孫克私亦華亭人遣家人自階去之兩人之隙深矣 丙吉理相 僧德壽 孫任至京或妄傳為階所使韓楨計

應嘉拱疑一敬收胡之疏

為兩魏之同心而為牛李之相枝乃至同郡一介之

欲階至臣臥內大索裝資他無所獲引克私他事因極言詆毀階于是于進之徒以踪跡階為奇貨

行李探篋發囊盡其搜毆于進之徒刺取賢相為奇

貨故汪文輝言大臣宜鑒前事之失勿用希旨生事

帝崩太子朔鈞即位一日內使傳言出閣與曰言出何人上中

之人誠有鑒乎此也迨其後見傾於江陵欲逐馮保

出之保故按其奏侯閣臣張居正視山陵北端有旨召成國公拱以為且逐保也及真讀乃責保而置無人臣禮令即日歸田其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胡日眼倉僦驛車出都

而反為保所逐踉蹌出都出爾反爾天道好還其可

畏夫竊觀隆慶之朝有可議者五事當庚戌之圖王

忬山東副使字世貞上書訟父冤詔復原職

忬有築城捍禦之功不聞謚錫世皇之立楊廷和有

迎立之功不蒙殊褒世廟南巡行宮失火陸錦衣有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世蕃逮治其子姪俱為民貨產如數籍入

排闥負帝出焰之功即不膺賞而以炳為禽蟲其家

籍沒不名一錢且夏少師會中丞楊武選死雖同而

給事中李治奏夏言曾執冤抑以鍊

所以死則異議者以夏曾二公之獄追憾於朱廷立

鍛之罪歸之傅瀚朱廷立詔追奪原職時論快之

傳潮之鍊鍛。褫其章綬。以少舒其憤懣。獨不聞痛椒。
刑書何濬等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殺
郎中史朝賓持不可侍郎王學益贊其獄

山之寃。而齒擊夫何鰲者。豈鰲宜鍊鍛。不可與朱傅。

嘉靖
特建
宋真宗好道作玉清
昭應等宮以貯天書

相方乎。高元殿五熙等宮。雖與玉清昭應同轍。存之

於國計民生無礙也。議盡燬之。是揚先人之失。非所

以明孝也。此又與春秋之毀泉臺同一遺貶耳。

捷錄法原笏註卷十二

帝諱劄。穆宗三子。貴妃李氏所生。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壽五十八。葬定陵。皇后王氏。

神宗顯皇帝

上為太子時。遇閣學于御道。召謂曰。先生良苦劄。對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神宗踐祚甫及十齡。即能首御平臺。寄元輔以舟楫。

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一日居正在直。慮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使內臣揮扇。殿殿隆冬。以覆一片。舖于地。恐居正立處冷也。

鹹梅之任。虛衷納誨。尊禮殊絕。而張江陵亦慨然以

天下為己任。帝鑒有圖。御屏有繪。災傷民隱。有疏玉

堂詞臣有直。凡講學勤政。親賢遠奸。莫不訓告而啟

居正疏請鑿。以安民生。上從之。時太倉儲足。支十年。民困苦於輸粟。居正請令歲改折十分之三。
居正請翰林院官分番入內。應和文章。賞問經義。陳說治理。

居正既得國中。外想望。求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謀。吏憲。常請高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

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誌。乞群臣廷飭之。百僚惕然。

帝方十歲。以英明開。穆廟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家。為門者所執。奏上。答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南給事傅作舟。奏江北民多乏食。至以對。皮充飢。上謂江陵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急賑濟。以安之上從之。
上初立召居正。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泣謝曰。今國家要務。

惟在遵守舊制不必
紛更至于講學親賢
愛民節用又君道所
先乞聖明留意上曰
善

將權略亦斷自帷幄之中決機千里之外使百僚奉
法遐邇畏威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即如命潘季馴董
先足淮揚諸郡京害及陵寢上聞之發帑
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延袤八

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
不特陵寢不犯數十年非地轉為耕桑矣
淮揚漕河延袤八百餘里如常山夾峙不惟陵寢不

為相可比何人謝朱答崇曰何如管晏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代
可以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即更之祇可為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乎
犯且轉棄地為畊桑洵救時之良相也惟是操切太

東廠鞫江陵囑其稱高閣老使來欲行刺帝及會黃天曰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我何
曾認得高閣老錦衣官俱事泄罷竟處斬臺上疏者降詔自是畏其威望無敢申言
畢刑道請
過攬權太盛部院必由其指授桑梓借禮於督臺而

居正丁亥妻奉貞為情禮事編修中任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女楊王事沈思孝疏其
忘親貪位江陵大怒宗伯馬自強曲為解法凌跪而一手燃鬚曰公使我公使我學士王

奪情一事尤為失人心而拂公論至為撚鬚索刃之
錫爵亦為解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別狀曰爾殺我我錫爵豈逃天明
中行等俱受杖遣戍時現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視西人杖畢上疏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
史嵩之

不致守制武學生劉耐等當
之今臺者請諫官乞留江陵
萬曆十年慧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首輔張居正卒于京

武學之劉耐可唾甚矣迨慧出五車人爭索其恃權
御史李可弘追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籍其家長子欲修不勝
刑自縊死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始盡攻者餘氣莫可解惟陸光

驕恣之罪而忘其公忠體國之功身肉未寒家破嗣
祖正言權挫一時引重初光祖小卿以事竟居正諸太僚無不屏息立語光祖獨索坐語具居正大志
光祖正色曰相公奈何地七距人哉及居正既無附和時語人服其操刑尚潘季馴奏曰居正家首

戚豈不惜哉其不附和於時局奏保全其老母者陸
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衣衾不供給不周子
孫之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辜之意上憫而詔有司保全之
上初即位太后曰尔一身為天地神
人之主所係匪輕務要萬分細卷節

曰班匕者何卜生淚
英匕者何蘭生氣追
之琢之承成器以贈
中行鐫犀杯一曰文
羊一角其理沉斲不
惜剖心寧甘碎首黃
流在中為君子盡以
贈用賢

初居正富國家人子
游七號楚濱翰林大
僚為記贈之給事李
某與之通婚九卿御
史俱投刺往還微侯
緹騎延飲必上座後
事敗坐斬人心雖快
而士大夫之休則已
糜爛矣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
以廷臣若遂起為南

子許文穆鐫玉杯一

時吳中行等遣戍庶

閣學用總

居正丁亥妻奉貞為情禮事編修中任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女楊王事沈思孝疏其

忘親貪位江陵大怒宗伯馬自強曲為解法凌跪而一手燃鬚曰公使我公使我學士王

奪情一事尤為失人心而拂公論至為撚鬚索刃之

錫爵亦為解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別狀曰爾殺我我錫爵豈逃天明

中行等俱受杖遣戍時現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視西人杖畢上疏越二日亦受杖謫戍貴州

史嵩之
不致守制武學生劉耐等當
之今臺者請諫官乞留江陵
萬曆十年慧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首輔張居正卒于京

京右都御史南都為
養望地官號吏隱瑞
以為御史政刺舉表
百官南臺亦執北也
遂行高皇帝杖御史
法自是大僚至承郎
無不凜狀奉法後卒
於官詔贈太子太保
諡忠介蘇人朱良佑
作詩事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志若節還同
孤竹清龍隱海天雲
萬里鶴歸華表月三
更蕭條棺外無餘物
冷落靈前有菜羹說
與旁人渾不解山人
親見淚如傾

潘二人而已江陵初殞帝亦勵精為政奉聖母之豫
飲食慎起居從老成人勸諫不可溺愛祗庸任用匪人
以貽憂憂這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聖老未過如此
民聞苦旱上焦勞步行虔禱 河南飢
教擢久廢之直臣憫早魃而步禱精虔出帑金而屢
賑不吝絀慙德而貞觀政要之罷講重法祖而寶訓
上命將累朝寶訓建錄都 上幸石景山觀瀾河示以水勢洶湧
騰寫裝潢進覽以裨治道 因言黃河每有決經理須在得人 引天下賢能實赴
會極門而獎賞

十四年南太常卿沈
子木疏言建文皇帝
御宇四年不得一孟
麥飯下同庶民于誼
不忍見奉明詔褒表

有詆寺仁陳獻章謂各立門戶者闡臣疏曰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良知本于孟子獻章曰守靜
沿于宋儒豈自創立門戶耶孝友出處如獻章節義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命與薛瑄胡
端門延見之加獎崇正道而增祀理學之臣釋嫌忌
居仁效 上因御史魏謩論闡臣曰制史是朝廷耳目也
復建文年號 邊庫藏錢糧正該查盤及擊來餽送罪更為重 上以沈惟敬議
禮學宮 封貢悞國誅沈

死非諸臣皆祀而建
文術不祀于德意未
稱宜詔禮官定議或
耐食詔文太子之側

惟敬并 王錫爵請如嘉靖間優謝汪孟鑿以 上召閣臣于煖閣 上優待江陵不呼其名以
石星等 七十七紀賈永以八十例優禮徐階 詳議陝西邊事 先生稱之後亦以先生稱

錫爵
錫爵
錫爵

正典刑優告老之賢臣詳煖閣之計議隆以師傅而
上以錫爵病特發銀五十兩
命靈濟宮道士建保安醮
四學賜內閣學士沈一貫

錫爵
錫爵
錫爵

朝見不名軫其病危而靈濟祈禱抑又龍箋寵錫勉
上以御史周繼疏請將李
林釋放立功海內稱頌
四句史
臣斷

錫爵
錫爵
錫爵

以責難虎將釋纍策以後效蠻煙瘴雨少賜玦之逐
一百膳中有鱉上問劉御史蘇此于何處得來侍
者以郊外對上曰今後勿再進母妃御史法禁也

錫爵
錫爵
錫爵

臣柏梁建章鮮靡濫之工作珍餽不破御史之禁翰
帝筆法適美為世名寶觀宣帝元兔圖寫入
尚史臣今賦詩復命輔臣以下各賦親書草軸

錫爵
錫爵
錫爵

墨親書元兔之圖信天授非人力也且享國之久本
漢武帝時展
太子坐平靈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錫爵

朝莫及。雖前有漢梁二武。唐之元宗。宋之仁理。而巫

之 梁武帝時 唐元宗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于棧道中。聞鈴 宋仁理二

蠱貽殃。長鯨肆毒。雨淋鈴曲。淚灑千行。幼海無波。旁

枝入寄。未有享五十年太平之天下。如帝者也。即以

世廟踐祚之久。而章聖太后未幾賓天。亦未有孝養

內閣生嘉運。諭林院 時為保謂閣臣。主上冲年不可

兼隆。與皇無極。瑞蓮白燕。貢瑞於廷。闈玉葉金蕤。紹

軒龍皇 唐太宗長孫皇后。勸葬于昭

美於四世。如帝者也。自古軒龍掩曜。多寄恨於昭陵。

乃孝端皇后。莊事興居四十餘載。俟龍壽之將。攀方

整駕於天府。豈非福德兼備之主哉。但繼江陵而贊

化者。吳郡太倉二輔臣。務為寬大。以悅人心。而法紀

弛矣。臨御久而漸生倦勤。經筵久虛。禮祀屢攝。而政

事怠矣。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始爭楚

內閣申時行。吳郡人 毛錫爵。太倉州人

萬曆末。群臣各自立黨。東 御史趙庭訓言。東林云。至滿

林書院名。遂指為東林黨 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為小人

閣臣葉向高疏云。近日建言之臣。意見

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首條陳。即曰。此

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為沽名。其

籓繼爭淮撫而門戶立矣臺省條諫視為套子危言

聖慶寬弘未縛獨然曰時事得失言官極論寧可罪及言官豈竟還有 都御史張養蒙陳言后曹

激論衰如充耳而痿痺成矣行取不報正催不點西

給事包見捷疏論清礦使撥長又論礦官

臺東省列署半空而官守廢矣礦使四出羣飛食人

張養蒙言陛下之成心有四一曰好

稅及雞豚剝膚椎髓而民力竭矣好逸好疑好勝好

貨成心既立令出不行彼中涓尚守正而不撓何首

輔竟逢君而繳諭幸蔡悉妙挽回之術而盧鳳獲安

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其地圖上言六安有礦

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陵脈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

旨雷用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皇戲之曰貴之山人為山中間人今之山人為山外游人

哈夢皇給相門之事而布衣不訕時能敷陳凱切極

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

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論礦稅者止一朱賡然卒聽之藐藐輔相之地真苦

鄭陽泰將朱萬春鼓噪又 寧夏呼拜呼承忍有靖魯衛人劉東場懷異志糾黨帥府總

海矣於時軍驕不戢鼓噪時聞寇亂披猖兵連禍結

播州楊應龍妻田雌鳳疑嫡妻張氏奸淫出之應龍飲曰民兒

呼之變在將帥之非人播之逞由撫禦之失策皆暴

會朝鮮事徵天下兵應龍願將兵報效釋回尋報罷撫提勘念倭氛未靖應龍積勞再覓政應龍怙

師經年久而後定海酋關白肆虐鄰封何難滅此朝

麻貴劉綎討倭寇各有斬獲會報平秀吉死各倭酋陸

鍾惺曰田義有守正 不撓之槩一貫能免 逢君之訕乎

輔臣朱賡疏曰兒童 走卒無非怨詛臣等 之言流離瑣尾無非 感悟臣等之狀乃者 賈捧官來即說曠稅

各處書來開緘而知 其說曠稅今臣等如 何詆對如何搪塞抵 對搪塞已非一朝巧 言如簧不過增謊皇 上于章疏可以留中 而臣等之書揭不可 無答語時戶外羅 無對案之冤家日已 堆前列不欠錢之債 主按劍相盼諄語相 加輔相云云

朝鮮與遼接壤其王 李昖酒于酒倭酋開 白平秀吉聞之分遣 巨酋行長清正等擁 師陷諸郡朝鮮王請 援廷議總兵祖承訓 統兵援朝鮮我師與 倭戰於平壤我師連 勝有輕敵心前至碧 蹄館猝遇倭而我精 示九邊

銳亦多喪乃退駐開城急圖休息結局大司馬石星始用游客沈惟敬封貢之議倭太隨復犯乃斬惟敬復命邢玠楊鎬為經理麻貴劉綎為將軍討之

張佳胤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時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撫臣吳善言減營廩三之一而復以新錢半之錢壅不行無所得食黠魁馬文英楊廷用等作此又值丁仕卿等民變佳胤至即用亂兵以定亂民

食乃議封議貢損威糜餉幸平秀吉天亾而苟且結

嶺東賊藍二清等據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里時出為害督撫殷正茂大誓文武將吏持其緊集并斬藍清

局獻俘告廟不亦餒乎讀史君子是以念殷石汀之

蜀軍急江陵以曾確安請于帝六月而西南等寨平拓地四百餘里都督盧戎也

平嶺東李成梁之搗紅力曾確安之下都蠻戚南塘

東南山海間諸徭窟穴其中自來未有闖其藩者江陵謂大司馬凌雲定計討賊破諸峒拓地數百里

之督薊鎮與凌雲翼之平諸徭王台之縛王杲張佳

胤之定浙一亂未嘗不多江陵之為相也至若豔妃

煽處國本幾搖苑枯雖分而終於無恙則盈廷苦口

有授署名文書于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題目續愛危茲議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幸上志素定召太子諭意乃安

至二十九年始立南時行擬以皇長子先出閣皇子決以派選三年○初王錫爵疏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畢竟俯從後看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上曰朕令擇所擬前議正合朕心三皇子并暫封為王之爭輔臣調護之力為不可誣矣當是時群臣分左

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既而水部岳元設籌端號首輔錫簡上疏停止俱二十一年事

右之祖宮府成金鷲之形海內兆土崩之勢邊疆有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及虫尤旗

輿尸之凶無恠乎災沴薦呈氛侵屢告虫尤之旗灼

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名肥蠶乳牛產情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牛蹄牛耳又殺羊有小羊人頭人面羊身

爛竟天肥蠶之蛇蜿蜒當道牛羊而翻為人首天鳴

石灰溝天鼓鳴空中臨邑縣蜻蜓蔽空勢有火形者群吠有聲如魃輪東夏數里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而信為犬聲蜻蜓而聚如魃輪異鼠而害同蝨賊斯

亦鼓角之先聲矛戟之司契矣

捷錄法原旁註卷之十二終



